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離散與認同
——以紐伯瑞獎作品為例

研究生：楊珮君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楊 珮 君 君

所提之論文 離散與認同——以紐伯瑞獎作品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許建良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郭建華

張子樟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8 年 8 月 3 日

國立台東大學

-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 系(所)
 組 98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離散與認同——以紐伯瑞獎作品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
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
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
文號為： ，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
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
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子梅 (親筆簽名) 張子梅
研究生簽名：楊珮君 (親筆正楷)
學 號：1596008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7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8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離散與認同

——以紐伯瑞獎作品為例

指導教授： 張子樟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楊珮君

簽 名： 楊珮君

中華民國 98 年 08 月 17 日

謝 誌

一開始萌發繼續進修的念頭時，「兒童文學研究所」就一直是這個念頭裡的首選，也是唯一選擇。感謝自大學起，一路領我認識兒文所的林芳妃老師、陳春玉老師以及江福祐老師，是你們對兒童文學的熱愛，鼓舞著我踏上臺東進修之路。

這樣的直覺，延續到我進入兒文所，選擇拜張大俠為師依然是這種肯定而不悔的決定。感謝張老師總在我轉不出思緒時，及時拉我一把，怠惰停滯時，督促、鼓勵我繼續寫下去，終於撥雲見日。感謝導師郭建華三個暑假陪伴著我們成長和鼓勵，對我的論文中肯的指導和提醒；也謝謝許建崑老師在我論文口考本上綿密的叮嚀和建議。很幸福能有你們的指導，讓我的第一本論文更趨完善。

還有全力支持我進修的，積穗國小學務處主任和同仁，特別感謝天賜老師、佩芬老師的體恤，主動分擔我的行政業務，讓我在暑期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謝謝我的家人，家永遠是我的避風港，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力量，多虧小妹名華為我翻譯的摘要。以及我體貼的另一半，三個暑假從沒缺席的陪著我到台東讀書，無怨無悔的擔任書僮角色，更包容我在新婚期間仍埋首論文，謝謝你對我滿滿的溫柔。

感謝同學瑞玲、芳妤，在台東如家人般對我的關懷，難忘和你們共度的每一刻時光。96 兒文暑，也是我最幸運的歸屬，大家對活動的不遺餘力，對同學的真誠關懷，很開心我的進修之路有你們的陪伴，一路的歡笑和淚水，點點滴滴都將成為我美好的台東回憶。

離散與認同

——以紐伯瑞獎作品為例

摘 要

紐伯瑞文學獎作品對全世界的兒童文學領域深具影響力，其中不乏涉及種族議題的文本，本研究以下列文本——《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龍翼》(*Dragonwings*)、《龍門》(*Dragon's Gate*)、《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及《閃亮閃亮》(*Kira-Kira*)為研究文本，探究兒童文學如何呈現出紛爭多時的種族問題，並透過小說的形式為弱勢族裔發聲。

本研究試援引後殖民理論，探究族裔作家及其文本的離散與身分認同。深究文本，發現這些小說大多涉及歷史事件，並以美國夢做為文本主題。這些身為移民後裔的作家意圖以文本喚回歷史和記憶，並以創作來接近原鄉，小說的最後都不約而同的回歸「家庭」，情節亦符應「在家／離家／返家」的模式，顯示出家庭是這些具有雙重文化的族裔作家最終的依歸，「家庭」提供了支持的力量。以「家庭」為出發點，圍繞「愛」為主軸，是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

新移民隨著全球化現象遍及世界，離散和認同問題也存在各種族之間，整體而言，離開都是為找尋一個更好的生活，開展一片燦爛的新人生。

關鍵詞：離散與認同、後殖民文學、美國夢、家園、弱勢族裔

Diaspora and Identity:

Exampled with the Newbery Medal

Abstract

The literary works of Newbery Medal award, which also cover racial issues, are quite influential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ldwide. This study, referring to the literature below: *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 *Dragonwings*, *Dragon's Gate*, *Hattie Big Sky*, *Penny from Heaven* and *Kira-Kira*, is to explore how Children's Literature represents the racial issue that has been controversial for a long time, and speeches for the vulnerable races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novel.

This study intends to cite postcolonial theory to probe the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and their diaspora plus identity of the texts. While thoroughly studying these texts, most novels were found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matters and writers use American Dream as the theme of text. The writers, the immigratory descents, aim to recall the history and memories with their texts, and get closed to the homeland by writing. And, in the ending chapter of the individual novel it has the same result: Returning to "Family". The plots should match the model "Home-Away-Home". This model displays that the family is the final belonging to the bicultural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Family is the one that offers the supportive power. The works among them has two common characters: Family and Love. Family is considered a starting point. Love is the mainstream surrounding every plot.

Following by the globalization, new immigrants are worldwide and the issue of diaspora and identity exists among the races. Overall, leaving is to find a better life, to start a glorious new life.

Keyword: diaspora and identity, postcolonial literary, American Dream, homeland, ethnic minority

目次

第壹章	序曲	1
第一節	整裝上路	1
第二節	前進新大陸	5
第三節	設定航行路線	9
第四節	回首來時路	15
第貳章	唱一段思想起	18
第一節	背井離鄉	18
第二節	藏在故事裡的聲音	28
第三節	重建歷史場域	35
第參章	飛散的種子	43
第一節	一曲離散悲歌	43
第二節	獨在異鄉為異客	50
第三節	引爆情節衝突	56
第四節	身分認同	65
第肆章	邁向認同之路	72
第一節	代與代之間	72
第二節	看見自我	76
第三節	自我認知	79

第伍章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82
第一節 友誼之手	82
第二節 家庭的力量	87
第三節 家園的遷徙與新建	93
第四節 無處是家處處家	100
第陸章 尾 聲	105
參考書目	108



第壹章 序曲

第一節 整裝上路

人類在這廣闊的世界，不停的尋找容身之地。最初是爲了經濟，如同游牧民族一般逐水草而居，開始小範圍的流動。後來，人類經由航行發現新大陸，登陸後開墾拓荒，土地日益擴張，人類自此展開遷徙的行爲。隨著時代的演進，造成人們遷移的原因也愈加複雜，船隻與飛行器的發明、人心的貪婪、土地的略奪，甚或是政治的流亡，都可能造成人們從原居地離開，轉往另一片新土地。

「爲何要離開？」這個問題也許就可能得到千萬種的回答，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離開自己原生的祖國和家鄉？就像一棵連根被拔起的樹，被移植到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要適應、要生存必須付出無數代價和血淚。人們在啓程、離開和抵達的途中，可能發生太多不可預期的情形，旅程中的艱辛和冒險足以奪去無數條寶貴生命。早期的移民卻仍前仆後繼的橫渡惡水，抵達夢想中的新大陸。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渴望追尋更好的生活，不論是爲自己或是後代子孫。

移民者爲了追尋夢想，爲了獲得更美好的生活，因此遠離家園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然而，部分的移民者是被迫離開家園，例如猶太人的政治流亡、非洲人以奴隸身分被販賣到他國。但不論何種形式的移民，不同族裔、國族的人類因此而交流、通婚，移民遷徙和跨國流動成爲當前全球社會的普遍現象，全球化讓世界人口重新組合。

美國儼然是世界的縮影，各個族群在此匯集又重新組合。陳靜瑜表示：

美國族群史，其實就是美國人民的歷史，是一部由複雜族群和個人

所組成的複雜集合體的歷史。這部歷史不是一齣簡單的道德戲劇，它是一個由許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區別所刻畫構成的故事，是一個由苦痛、自豪和成就所構成的故事。¹

美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移民之邦，移民不斷湧入、相互撞擊、交互融合構成了美國的文化發展，種族之複雜與多元，堪稱世界之最。自十七世紀以來，美國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受難者心目中的天堂，一波又一波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為了政治、宗教或經濟等因素，不畏艱難的來到美國。

初期，美國張開雙臂歡迎移民的加入，為的是開拓國內經濟和交通建設，移民的進入帶來大量的廉價勞工，繼之而起的是刺激經濟發展，開放的移民政策的確為經濟成長、人口復甦、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維持帶來實質利益，反之，也可能因政府開放移民政策後，國家所需的花費更高，其負面效益包括了：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減少、工資因競爭而變低、福利減少、社會兩極化、文化衝突等成本，而有所抵消，因此，在面對移民潮湧入國內之際，美國政府曾經採取若干限制或抑制移民的措施，同時訂立許多排外條款，將懷著夢想要移民到美國的人阻隔在外，或限制身分藉以提高進入美國的門檻。此外，白人確信人種優越論，因此對外來的移民進行繁瑣的檢查和測試，將智力、身體及心理判定不正常的移民拒於美國國土之外。

移民們懷抱著理想到達美國，從離開家園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起，離散的歷程自此展開，然而卻在脫離母國後遭到美國的囚禁，原欲尋求夢想和希望，卻換來自由的喪失，本欲重置自我卻是自我錯置的結果。

而在移民之間，有先來有後到，然而這先來後到之間，就衍生出歧視和磨擦的問題。早期移民對後到者產生成見與歧視，除了對其忠誠度質疑之外，也吝於分享發展的成果。此外，種族之間存在的差異，也造成認同錯位與歧

¹ 陳靜瑜，《美國族群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頁 37。

視，進而演變成衝突。龐雜的族群形成美國多元族群社會，種族歧視和欺壓的情形不間斷的在美國境內發生。

然而，究竟誰才是土地的主人？以何做為判準？答案或許不一而足，但「人」確實是關鍵，多少踏上美國國土的移民，除了要面對獨自在異鄉為異客的離鄉思親之苦，還必須忍受早期移民的排外、敵視，離開家園的同時，在異地也尋求不到認同及歸屬，離散感油然而生。

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在《動物農莊》(*Animal Farm*)²裡有一段描述：最後的領導者拿破崙，一一推翻並竄改成立動物農莊之初的誠律，最後只留下一誠——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高一等。³如此的階級平等論令人玩味。對應於 1776 年時「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強調「人人生而平等」的論述，實際上卻存在著「所有人生而平等，除了黑鬼、外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排他意識，包裝著種族歧視的糖衣，兩種說法不謀而合。以及在南北戰爭後，1863 年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發表的〈解放黑奴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1865 年美國國會在北方的優勢主導之下，通過憲法規定蓄奴違法，1868 年憲法更修正通過，給予黑人擁有生命、自由、財產的權利，1870 年黑人擁有投票權。即使不再是白人的財產或具有奴隸身分，黑人仍無法擁有社會人權，隔離措施依舊盛行南方各州，歧視黑人行為也未見和緩，黑人被拒於白人社會之外。這場解放黑奴的聖戰，解放和平等的宣言，口惠大過於實惠，只是，相較於充斥各地不勝枚舉的種族歧視情形，「人人生而平等」的口號顯得平和內斂許多。

這些懷抱著美國夢的移民，他們在與白人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往往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血淚史。例如：美國原住民之失土滅族、華人遭受剝削、迫害

²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林凱慧譯，《動物農莊》(*Animal Farm*)(臺北市：人本自然文化，1999)。

³ 同上註，頁 108。

或虐待、黑人之淪為商品奴隸、日裔美國人被扣押拘留營等悲慘遭遇，美國移民法律甚至專門限制、排除華人，限制華人之妻或單身女子入境，也禁止華人與美國女子通婚，且限制「不得申請公民權的外國人」購買及擁有土地。⁴這些限制，都為已經移民美國，或後續想進入美國的人們，設立一道又一道關卡，弱勢族群在美國的遭遇無疑是漂泊離散的經驗。



⁴ 何文敬，〈銘刻先人軌跡：《天堂樹》中華美自我再現〉《天堂樹——一個華裔美國家族四代的故事》（*Homebase*）（臺北市：麥田，2001），頁 37。

第二節 前進新大陸

美國是一個有夢的國土，第一批移民踏上美洲大陸就是為尋夢而來，因此美洲大陸有「希望之鄉」(the Hopeland)之稱，自此，「美國夢」(American Dream)貫穿著美國社會、歷史的發展。

西元 1492 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到達中美洲，開啓美洲大陸的門戶。1620 年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the Mayflower)，抵達現今美國麻省的普利茅斯(Plymouth)。劫後餘生的清教徒(Puritans)得到印地安人的協助，撐過酷寒嚴冬，才得以在東北角定居下來。同時，他們靠著清教徒的宗教熱忱與嚴謹的生活工作態度，在蠻荒之地打拼出一片天下，這種埋頭苦幹、白手起家的精神成為世界典範。只要努力就會實現夢想，這也就是他們所自豪的「美國夢」精神。因此一開始的「美國夢」意指人人皆有自由，人人機會均等。

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工業蓬勃發展，許多原本只是市井小民的小人物，藉著土地開發挖掘出金礦或石油，而迅速致富，因此「美國夢」開始帶有金錢的色彩，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發大財的可能。

「美國夢」一詞，一直遲至 1931 年才真正出現。James Truslow Adams 在《史詩的美國》(*The Epic of America*)⁵一書中盛讚這種努力實現夢想的精神對美國及整個世界的至大貢獻，他指出美國夢是夢想在一個國度裡，每個人的生活應該可以更美好、更富足、更充實，每個人根據他的能力與成就都有成功的機會。⁶

後來，「美國夢」漸漸在其他國家間流傳開來，人們認為美國是一個可以

⁵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LaVergne:Lightning Source Inc, 2001).

⁶ 有關美國夢資料參考自〈The Institute on the American Dream〉，

<http://www.pserie.psu.edu/academic/hss/amdream/amerindx.htm> (2009/08/10)

實現夢想的地方，期盼在美國能有更多的機會和致富的可能，於是紛紛移民到美國發展，希望有一天也能美夢成真。關於早期移民前往美國的動機，陳靜瑜表示：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早期移民，抱著追求美國夢想的希望來到此地，有些人希望完全融入這個新民族社會，有些人為了追求更高的知識，有此人為了經濟物質生活的提昇，往往成為他們初始移民至美的動機。⁷

大多數早期移民多是為了經濟或淘金而前往美國，各國移民普遍相信美國遍地是黃金，美國夢也的確提供他們「只要努力，就有機會」的希望。

川流不息的移民遠渡重洋進入美國，全球航線的開發，也同時強化帝國主義者拓展殖民地的野心，卻也促使帝國與殖民地之間人群的離散。

自 1880 年新式蒸氣動力船的發明，縮短到美國的航程時間，大量歐洲移民前往美國。位於美國紐約灣(Upper New York Bay)內的愛麗絲島(Ellis Island)，又名眼淚之島，正是因為島上承載眾多懷抱移民夢想前往美國，卻心碎夢醒的眼淚。1892 年愛麗絲島上的官方移民局正式成立，愛麗絲島成為美國移民門戶的檢查站，一個集中管理外來移民的監獄般的滯留中心，大多數外來移民都被要求在島上逗留一段時間作為防疫期，可能是幾天也可能是數月甚至是數年，所有心理或生理有缺陷殘疾者、沒有大人陪同的小孩以及隻身前往的女人，都被聯邦法律限制、不准進入本土。

在美國實施限制移民時期，1911 年國會通過對移民進行「文化測驗」的法律，以此限制東南歐各國移民入境。美國政府的移民政策，除了具有種族

⁷ 陳靜瑜，《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美國華人社會史論文集》(臺北縣：稻鄉，2003)，頁 84。

主義歧視之外，檢驗的關卡更是層出不窮，移民者首先面臨到的考驗，即是如何進入美國大門。1890 至 1930 年間，約有兩千萬人經由愛麗絲島進入美國，歷經漫長等待後卻沒有通過檢查的人，最後都遭受原船遣返回國的命運。直到 1954 年愛麗絲島才結束其任務。

愛麗絲島上的檢疫過程，在電影〈燦爛新人生〉(*Golden Door*)⁸中有極寫實的片段。1910 年，歐洲貧窮的鄉下，人們普遍相信美國新大陸是一個既神奇又美好的地方，懷抱新世界夢想的義大利人，握有通往新世界船票的人幸運地上了船，船艙裡因身分階級的不同而有所劃分，熬過船艙裡度日如年的苦難生活。上了島之後，又被安排通過層層檢疫關卡，除了毫無人權及隱私的身體徹底檢測之外，其中還包含智商測驗，嚴格篩選移民的身體、智商，並拒絕舊世界裡低智能的人進入。人性對新樂土的嚮往之情，與勇敢追求的毅力，更突顯出美國移民把關政策的冷漠、功利和歧視態度。

上世紀初，美國政府在紐約愛麗絲島設立移民拘留所，對各國移民核對移民文件及訊問。經過近半世紀之後，為慶祝自由女神像設立一百週年，1986 年美國全國族裔聯盟設立了「愛麗絲島榮譽獎」(*Ellis Island Medals of Honor*)，每年頒發獎狀給在各領域表現出色的美國公民，肯定他們在融入美國社會的同時，又能保持自身族裔文化。它同時也被認為是美國移民成就中的最高榮譽，獎勵傑出貢獻的各族裔移民。

1990 年，愛麗絲島在經過整建工程之後，從「移民管理局」搖身一變，成為一座見證歷史的移民博物館(*Immigration Museum*)。這座博物館裡，忠實的記載當年各國移民在島上的生活起居狀況，博物館後方還設置了一片美國移民名人牆 (*American Immigrant Wall of Honor*)，上頭依照字母刻著超過七

⁸ 〈燦爛新人生〉(*Golden Door*)，艾曼紐爾·克里亞勒斯(Emanuele Crialese)執導與編劇，夏綠蒂·甘絲柏格(Charlotte Gainsbourg)、文森諾·阿莫托(Vincenzo Amato)主演，2006 年拍攝完成。

十萬個名人或無名小卒。⁹這些作為，代表美國政府已經從歷史中省悟，並深切理解後期移民的血淚史，身為先到移民的美國白人，對於相繼到來的各國移民的設限、迫害和阻攔，是錯誤而且不人道的。藉由博物館的存在、榮譽獎的設立，在在都提醒著美國人民，美國今日豐富且多元的文化，這些來自各國移民貢獻良多，也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文化大熔爐。

陳靜瑜在《美國族群史》一書中談到，美國融會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族群於一地，族群的特質及來自族群本身所散發出來的光彩，在這一多元融會的洪流中，逐漸地形成所謂『美國文化』的特質。(頁 5)每個族群的與眾不同，移民的多元為美國注入一股旺盛的生命力，移民的到來，為美國匯入了新智慧、新勞力，以及新的文化特色。



⁹ 有關愛麗絲移民博物館內移民名人牆資料引自〈The American Immigrant Wall of Honor〉, http://www.wallofhonor.com/wall_of_honor.asp (2009/08/05)

第三節 設定航行路線

青少年小說先後出現許多涉及種族議題的文本，透過這些故事，呈現出種族的離散歷程與身分認同情形，其中不乏受到紐伯瑞文學獎肯定的作品，顯見青少年小說中種族議題倍受矚目，在獲得紐伯瑞文學獎的作品中，更如實呈現出種族歧視的情形。

1922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為表彰英國人——約翰·紐伯瑞(John Newbery, 1713-1767)對歐美兒童文學界所做的貢獻，設立了「紐伯瑞兒童文學獎」(Newbery Medal)。¹⁰此獎項為世界上第一個設立的童書獎，美國圖書館協會每年都頒發紐伯瑞獎給年度最優良童書，在兒童文學世界裡，紐伯瑞文學獎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兒童文學獎項，自 1922 年至今，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累積的得獎作品超過百部，為兒童文學界發掘許多優秀作家、作品。紐伯瑞獎成為享譽國際的兒童文學作品指標，也是學界、圖書館、讀者們選書的指標之一，其得獎作品對全世界的兒童文學領域深具影響力。

由於紐伯瑞兒童文學獎所設定的目標讀者是青少年兒童，所以文本多具有勵志作用，文本內的主角也多是青少年兒童。就文本的題材及類別來看，作品豐富多元，又以「家庭」為主題小說獲獎最多。除了家庭主題，具有濃厚歷史背景的時代小說，也是紐伯瑞兒童文學獎的常勝軍。此獎項授獎的對象以美國兒童文學作家為主，雖然只開放給美籍作家參賽，但得獎作品的故事內容及場景卻不侷限於美國，當中也包含涉及種族議題的文本。然而，無論是何種類型或題材，文本題材趨向多元。

¹⁰ 有關紐伯瑞兒童文學獎的相關資料，參考自〈The John Newbery Medal〉，
<http://www.ala.org/ala/mgrps/divs/alsc/awardsgrants/bookmedia/newberymedal/aboutnewbery/aboutnewbery.cfm> (2009/02/18)

綜觀紐伯瑞文學獎作品中，1977 年獲得紐伯瑞金牌獎的《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是描述非裔美籍人的悲歌，1976、1994 年先後獲得紐伯瑞銀牌獎的《龍翼》（*Dragonwings*）和《龍門》（*Dragon's Gate*）則深刻刻畫華人在美國受欺壓的奮鬥史。另外，2007 年獲得紐伯瑞銀牌獎的《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及 2005 年紐伯瑞金牌獎的《閃亮閃亮》（*Kira-Kira*）分別呈現德裔、義裔及日裔美國人受歧視的情形，這些弱勢族裔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這塊土地，揭露出發生在不同族裔、膚色的新移民，種族歧視的遭遇。

本研究所選文本，如依作者書寫的目的，大致可分為三類：回憶幼時、為祖先立傳，以及自我意識的展現，分述如下：

一．回憶幼時

作家書寫幼時的回憶，其實象徵一種懷舊(nostalgia)的意識活動。文學批評家柏姆(Svetlana Boym)就指出，懷舊原指思鄉病，是一種基於家園想念而產生想要回到過去，去抓住那個也許從來不曾有過的完整。柏姆認為，懷舊是一種失落與錯置的情緒，同時也是個人想像的羅曼史。¹¹因此，作家書寫兒時記憶，實際上是一種時間上過去與現在交錯，空間中原鄉與異域重疊的意識活動。

《閃亮閃亮》的作者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在她自己的網站上談到自己出身背景。¹²她在 1956 年出生於芝加哥，全家就搬到喬治亞州，她父親在那裡找到「雛雞性別鑑定師」的工作。兩歲時，又因父親工作關係，舉家遷往阿肯色州，直到她九歲時才又搬家。

從《閃亮閃亮》主角一家搬家的經歷，不難看出作家辛西亞將幼時不斷

¹¹ 轉引自王智明，〈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裡的離散政治〉《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1 期，2006，頁 61。

¹² 相關資料引自〈Home Page of Cynthia Kadohata〉，<http://kira-kira.us/cyn.htm> (2008/09/05)

遷移的經驗投射在作品中。主角凱蒂一家原本在愛荷華州經營雜貨店，後來因為伯父在喬治亞的一間家禽孵化場幫凱蒂的爸媽找到工作，舉家從愛荷華州南下喬治亞，投身家禽加工業。第二次搬家是爲了讓姊姊琳的病情好轉，搬到附近一棟天藍色的房子。最後，因為凱蒂爸爸失去工作的關係，決定前往密蘇里州尋找新的開始。

作者辛西亞的父親在她幼時擔任「雛雞性別鑑定師」的工作，也是書中凱蒂父親的工作，作者書寫幼時回憶的手法可見一般。

二. 為祖先立傳

《黑色棉花田》的作者蜜爾德瑞·泰勒(Mildred Taylor)，她曾提到的小說所訂的年代都是根基於她的家族的歷史，而在她文本中所提到的事件幾乎都從她父親或其他家族成員那裡聽來的。¹³

《海蒂的天空》作者克比·萊森(Kirby Larson)在後記提及，她的曾祖母海蒂·伊尼斯·布魯克斯·萊特年輕時，曾經獨自在蒙大拿東部墾荒。¹⁴克比對這件事相當感興趣，也花了一些時間調查紀錄，藉由此書與讀者分享曾祖母海蒂的墾荒故事，發現曾祖母曾在西部墾荒只是一個契機，藉由研究與調查的過程，克比追尋曾祖母的足跡，試圖為祖先立傳，發現祖先精采的人生，即使文本結局與現實有些不同，¹⁵作者為祖先立傳的意圖明顯。

至於《幸運小銅板》其角色的取材來自作者珍妮芙·賀牡(Jennifer Holm)的家族成員，小銅板的命名故事亦是其來有自。珍妮芙在後記中提到，雖然這是一部虛構作品，但這是從她義大利裔美國家人那裡聽來的故事，從中所

¹³ 有關作者蜜爾德瑞·泰勒(Mildred Taylor)的相關資料參考自〈Mississippi Writers Page〉，http://www.olemiss.edu/mwp/dir/taylor_mildred/ (2008/09/26)

¹⁴ 《海蒂的天空》後記。

¹⁵ 克比在後記中寫到：「我的曾祖母後來真的擁有屬於自己的農場，但我不能讓『我的』海蒂留住她的農場。」因為大多數的墾荒者最後都破產了，真正的海蒂成功了、故事裡的海蒂失敗了。

獲得的靈感。¹⁶作者是第四代移民，曾祖父從義大利移民過來，經過愛麗絲島進入美國。因此珍妮芙以義大利裔美國人的身分，對於義裔美國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身為「敵國僑民」的處境和遭遇，作出如實的描述，文本的寫成同時也為家族傳奇故事留下紀錄。

另外，《龍翼》的故事源自作者葉祥添在報上讀到一則有關年輕中國飛行員馮如的報導，中國人的身分引起作者的興趣。他在小說自序中談到，他企圖將那些古舊的歷史陳蹟，轉變成一段鮮活且具有生命力的唐人奮鬥史，另一本同是葉祥添作品的《龍門》，則記錄了第一代華人到美國金山建設鐵路的艱辛。

這些為祖先立傳的作品，共通點在於：故事的靈感都源自於家族中的長輩，作者透過回憶和追溯歷史，為祖先寫下故事。王智明指出，回歸的意念是一種情感的牽引與歷史的回訪。回歸的意義有二種：一是回歸父祖之地 (repatriation)，二是回溯移民歷程 (retracing)。¹⁷為祖先立傳的書寫企圖即是一例，回到祖先的故鄉追溯一個破碎、模糊的家族歷史，因而促成了後代子女藉由「回歸」，回溯祖先的移民歷程，也開始重構自身與原鄉的關係，在這些回溯的過程中，移民後裔重建歷史的記憶。

三. 自我意識的展現

在研究文本中，作者除了意圖書寫幼時回憶、為祖先立傳之外，某種程度上，都是在展現自我意識，透過文本顯現出作者對於自身族裔身分的覺知和認同，文本中所呈現出族裔的特色，其實也透露出作者對於原鄉文化的認同，透過書寫認同自我身分的特殊性，正視自己跨越兩種文化的多元性，將此意識呈現在文本當中。

例如在《龍門》、《龍翼》當中，就有描述到一些關於華人獨特的文化意

¹⁶ 《幸運小銅板》，後記。

¹⁷ 〈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裡的離散政治〉，頁 64。

識，以及中國性的符碼，例如灶神、牛郎織女、孫悟空……等，作者試圖展現自身對於中國文化的涉獵，也呈現出西方和東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滿足了西方讀者對於東方文化的好奇。陳佳秀指出，寫作達成了一種平衡作用，當葉祥添發現他必須去建構一個唐人街社會，必須以一個中國人的觀點去看待一件事時，逐漸能夠對中國性產生認同與理解。¹⁸作者在重現文本中的中國性時，也在當中展現了自我的族裔意識。

《閃亮閃亮》一書中也曾提到，日本人對新年的重視，這是一年裡最重要的日子，他們會在前一天晚上喝清酒、吃糯米麻糬，然後等著觀賞新年的第一道曙光，是日本人慶祝新年的傳統方式。另外也描述到凱蒂希望自己年紀再大一點時，她也要學做別緻的飯糰，要不然會嫁不出去。類似的族裔意識，呈現出作者意欲傳達給西方的日本文化特色。

在《幸運小銅板》中，作者也刻意傳達出義大利家族特有的風格。作者描述到：

所有的男人會到起居室裡喝茴香酒或到後院玩義大利滾球。……我在這裡吃到的食物和在家裡吃到的完全不一樣。在這裡，食物就是一切。他們甚至用不一樣的名字稱呼食物。他們把義大利麵稱為通心麵，我在家說「蕃茄紅醬」，在這裡卻說「肉汁醬料」。(頁 91)

這個義裔家族裡的食物、音樂和休閒，在在都呈現出義大利風味。作者也從中透露義大利裔的特色，以作為增進美國白人對義大利裔的了解。

在以上這些具有指標代表的紐伯瑞文學獎作品，它如何呈現種族議題、少數族裔的離散和身分認同，是研究者感到興趣的。尤其是青少年小說作品，

¹⁸ 引自陳佳秀，《葉祥添小說中華人形象的自我再現》(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94。

總是蘊含成長與啓蒙的基調，¹⁹如何呈現種族離散的情節著實令研究者感到好奇。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作品最終的歸屬都回到家庭，在此離散和歸屬之間，家庭提供了怎樣的力量支援著他們？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衝突或是和諧？在這些文本中，土地也是一再強調的重心，人與土地之間的依附情形，家庭之於人的歸屬力量，這些是如何在文本中呈現？弱勢族裔作家如何透過兒童文學作品發聲？以怎樣的視角建構歷史、重現歷史？這些都是研究者希望探討的問題。

本論文試分析作者如何透過小說這樣的形式、文字媒介，為弱勢族裔發聲，並達成一定程度的療癒或控訴。同時，也關注紐伯瑞得獎作品中，空間上主流與邊陲社會的關係帶來如何的影響，當種族產生衝突時，主流與邊陲文化互相滲透、碰撞是必然現象，作者如何呈現種族間的衝突，及採取何種解決策略以重視歷史、重現記憶，符合後殖民理論的論述重點。²⁰研究者試以後殖民論述中離散文化的角度觀看這些文本，探究文本如何呈現離散，文本中角色的身分認同為何？他們對自我的建構來自何處？以何種價值觀來界定自己的身分？以及在第一代移民和後代移民之間，是否產生身分認同上的差異？

《少年小樹之歌》中曾提到，如果你不知道過去，你就不會擁有未來。如果你不瞭解你的族人過去的遭遇，你也不會知道他們將何去何從。(頁 72) 有關種族議題的小說文本，是引領青少年進入歷史之門的橋樑，只有瞭解過去的人才能擁有未來。

¹⁹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臺北市：天衛文化，2007)，頁 15。

²⁰ 宋國誠先生在《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在自序〈歷史、後殖民與文學抵抗——後殖民作家與作品〉中即談到：「後殖民文學，往往具有更複雜的歷史記憶和創作題材。」他提及後殖民的特色之一，就在於它通過歷史記憶的回溯，重視被壓抑的民族性與真實性。

第四節 回首來時路

青少年小說中的種族、離散或身分認同議題，目前僅有兩本出現在學位論文中，期刊中則尚無單篇論文，僅有少數學位論文是以研究者所選之文本做為研究文本。是以，研究者僅針對相關議題作為文獻探討。

以「兒童文學」、「離散」與「認同」相關主題作為研究，僅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兩篇碩士論文。分別是劉忠岳的《離散文化中的身分認同與他者處境：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以及蔡蜜鯉的《析論李潼少年小說中的「生命漂流」》。前篇論文是以移民議題為討論的角度，探討日裔美籍作家辛西亞·角畑的兩本小說作品——《閃亮閃亮》與《野草花》。劉忠岳以後殖民論述為中心思想，藉以探討在跨文化的環境裡，辛西亞筆下人物生活經歷、自我身分的建構及文化認同，作者針對「離散文化」有詳盡的定義與解釋，以米食的飲食文化、語言命名及使用，主要以這兩種面向來分析文本中離散書寫的呈現，論文也談及作者身分認同的問題。劉忠岳以文本分析法，審視兩本小說中重要的離散課題，以及探討身分認同位置的由來。對於離散書寫的論述詳盡，且以後殖民論述做為文本分析的理論依據，討論離散文化下的家與身分認同如何建構，研究方式值得研究者作為參考。

第二篇與本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主要分析李潼文本中人物漂流的原因，漂流者與空間及他者的關係、以及漂流者在漂流歷程後身心的改變，同時析論李潼少年小說中「離散情境」的演繹。對於青少年小說中離散情境的分析，也有可參考之處。

另外，以研究者所選文本作為研究範圍的學位論文，另有一篇相關的學位論文是陳佳秀的《葉祥添小說中華人形象自我再現》，陳佳秀以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探究《龍門》、《龍翼》中華人形象。該

篇學位論文主要以東方主義作為核心論述，藉以探究葉祥添筆下的華裔美國人形象。陳佳秀發現作者雖意圖推翻西方觀看東方人的刻板印象，卻在書寫時仍不經意落入東方主義的圈套中，刻畫出符合東方主義的人物形象。此篇論文所研究文本與研究者重疊，深入探討兩文本的移民背景、文化歷史，讓研究者更瞭解華裔移民時期的歷史及人物刻畫的細節，論述的方法和切入的觀點亦引導研究者做多方思考。

惟以上論文皆以亞裔作為研究對象，較少探討其他弱勢族裔的離散文化，即使是白人也可能因所屬國家不同而產生離散文化，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裔、義裔，研究者希望能以多種族裔出發，觀看青少年小說中離散文化的呈現。

國內近幾年也出現不少英語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發表與少數族裔文學相關的作品，且多探討弱勢族裔的身分認同問題，但因這些論文都是以英語書寫，研究者未能有十足把握。另外，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也針對少數族裔文學進行諸多研究，由單德興、李有成、何文敬……等學者致力於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他們討論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譚恩美(Amy Tan)、伍慧明(Fae Myenne Ng)、黃玉雪(Jade Snow Wong)、趙健秀(Frank Chin)……等重要華裔作家作品中的文化屬性，也探討這些作家的族裔身分如何影響其創作。這些研究拓展了研究者解讀族裔文化的視野，也讓研究者更瞭解華裔文學的文化屬性及移民歷史。

此外，宋國誠對後殖民文學的著作，對後殖民文學、離散、流亡、身分認同、家園……等議題均有廣泛的討論，對於後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精闢解讀和分析，也為研究者打開後殖民文學探究之窗。

本研究將以獲得紐伯瑞文學獎的作品，《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龍門》(*Dragon's Gate*)、《龍翼》(*Dragonwings*)、《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及《閃亮閃亮》

(*Kira-Kira*)共六本文本作為研究文本。青少年小說中，涉及到種族議題的作品，還有獲得 2008 年紐伯瑞銀牌獎的《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s*)，²¹其故事背景設定於 1967 年美國參與越戰期間，故事主軸著墨於主角胡德的學校生活與成長啟蒙，部分提及越南女孩梅蒂在當時所遭遇的歧視，但因涉及的情節較少，因此未納入研究文本內。另外，《少年小樹之歌》也提及白人佔領印地安人土地，白人如何以欺騙的方式佔領土地，驅趕印地安人的情形，可惜未獲紐伯瑞文學獎，因此只作引用而未選作研究文本。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探究離散文化、種族衝突情節以及身分認同的歷程。研究重心在於「美國文化之思」的主題探討，而不在人物形塑及情節的鋪陳。並試以後殖民論述，探究美國的強勢文化如何對待少數族群，或影響其觀看自我。研究者以英國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史都華·霍爾(Stuard Hall)的論述，對弱勢族裔的文化／身分認同進行探討，同時也運用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²²中所提出的「在家／離家／返家」(Home-Away-Home)型態，對應文本的情節，藉以分析文本最終所歸之「家庭」，藉以探究離散者的行為模式與「在家／離家／返家」的關聯性以及家庭在「認同」之間扮演的角色，並以此作為論述中心。

²¹ 蓋瑞·施密特(Gary D. Schmidt)，吳宜潔譯，《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s*)(臺北市：臺灣東方，2009)。

²² 培利·羅德曼(Perry Nodelman)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市：天衛文化，2009)。

第貳章 唱一段思想起

第一節 背井離鄉

移民行為本身造成了家族甚或族裔間的離散。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土地，而將自身重置在一個嶄新卻陌生的新大陸，面對主流社會中優勢族裔的歧視、法令上的重重阻礙，膚色、國籍等種種差異，被視為非我族類的異己，造成他們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衍生出徘徊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疏離和陌生感。以下將以移民選擇離開的原因、到達美國新大陸後的生活，陳述促成各族裔移民的背景和他們到達美國後所面臨的情形。

一．離鄉原因

(一)義大利人

大部分的義大利美國人，都是從義大利南部移入美國的後代，原因在於地理與經濟的條件。根據統計，義大利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只有一半土地可以耕種，而且大部分位於北義大利。²³北義大利在地理條件、自然環境上，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南部義大利以農業、勞工為主，農民階級又屬於社會中最低層的地位。在嚴格的種族階級分層中，農民不在階級行列中，甚至不被當作「人」看待，²⁴農民地位之低下可以想見。南部義大利的農人，就在這種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情形下，不只貧窮而且沒有權力，還要遭受歧視。因此，在地理、環境因素之下，迫使許多義大利人冒險到美國尋找更好的機會。

(二)德國人

²³ 《美國族群史》，頁 125。

²⁴ 《美國族群史》，頁 128。陳靜瑜在註腳中，提及 Lopreato 在 *Italian Americans* 中曾引述一位小說家說到：「上帝至上，他是天堂的主人。他的背後，是托洛尼亞(Torlonia)王子，土地的主人。之後是王子的托洛尼亞武裝侍衛。之後是王子的托洛尼亞侍衛犬。之後，是農民。」但是農民不算是人。

日耳曼人移入美國的原因也受多重因素所迫。在美國建國之初，日耳曼人尚屬少數，早期移民都是來自德國南部的農民，但在西元 1828 年前移民到美國的日耳曼人逐年增加，隨著美國的成長，他們的分布也越來越分散。

促使日耳曼人移民的因素，不外乎德國移民法放寬、十九世紀中期汽船取代依賴人力的手划船、部分地區因取消長子繼承制度使農地變小等。另外，大量由德國作家以德文記載，有關美國熱情洋溢的生活作品，以及已移民至美國的德國親戚信中，透露出美國富足生活的訊息，這些因素都使美國更具吸引力。十九世紀初，移民美國的德國人四成三都是男性，可見他們只是試探性的移民，之後，德國移民當中出現大批的小孩，意味著整個家庭的遷移，便不難看出他們要永久定居的打算。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赴美的德國移民成為第二大移民國家。

(三) 華人

類似情形致使移民進入美國的還包括華人，華人移民堪稱廣布全球最大的族群之一。這些離開原鄉的中國人，大多源起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境內連年的乾旱、土地荒蕪，再加上對外戰爭失利且內亂頻頻，天災人禍不斷，此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同時美國加州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到中國之後，金山黃金發財夢如磁鐵般，鼓舞著大批沿海中國人向未知的新大陸出發。

(四) 日本人

同是亞洲的日本移民，主要則是因為國內政策的推動，和美國對他們的吸引。日本人大多是在明治天皇當政時期(1868-1912)移民，1860 年時，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支由中央政府派遣到西方的使節團前往美國，明治政府也在「富國強民」的口號下，施行維新運動，採取歐美等國的近代化措施，許多日本

人在此時移民海外尋求機會。²⁵第一批移民在 1860-1870 年之間到達美國，此後移民人數迅速成長，但男性始終多於女生。²⁶由此可見，日本人移民美國的心態，與義大利、德國、中國相同，都是暫時性和試探性的移民，而且賺錢是主要目的。

(五)非洲人

最為獨特的移民經驗以非洲人莫屬，回顧非洲人移居美國的歷史與其他族群最為不同，他們往往被貫上「非自願」移民。但是在非自願移民的背後，卻有訴說不盡的血淚史。美國雖然頒布禁令，禁止奴隸貿易，卻使得原本公開的奴隸買賣轉趨地下化，成為大量的走私活動，直到南北戰爭(1860 年)後，才宣告停止。非洲黑人是唯一受暴力脅迫而來到美國，他們曾採取反抗或暴動對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但往往遭到鎮壓。²⁷

非洲黑人從離開非洲之後，就與「奴隸」的身分產生關聯。非洲黑人除了極少數的契約奴之外，到達北美土地的他們大多都是失去了作為人的身分的奴隸，他們甚至說不清自己來自非洲的何地，在到達美國的眾多移民族群中，也唯獨非洲黑人是拷上鎖鏈被買賣至美國的，因為他們不被視作「人」，而是被當作「會說話的牲口」運送到北美。

在《黑色棉花田》裡也提到這一段歷史，多年前祖先從非洲被帶到美國，從此過著奴隸般的生活，為白人做工之外，還得忍受這些以販賣非洲黑人牟利的白人，合理化這樣的奴隸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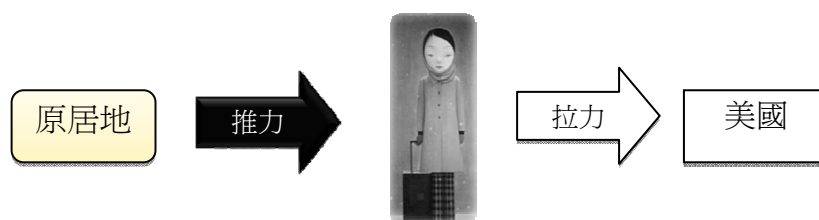
綜觀以上各裔移民的原因，不論是經濟因素、環境迫使或是美國黃金夢的吸引，大抵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好的未來。各族裔移民大舉赴美

²⁵ 呂理州，《明治維新——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臺北市：遠流，1994)，頁 244-247。

²⁶ 《美國族群史》，頁 364。

²⁷ 例如在 1955 年 12 月 1 日，羅沙·帕克斯 (Rosa Parks) 這位非裔美國婦女，在阿拉巴馬蒙哥馬利郡，因為拒絕讓座位給白人，違反當地法律，以觸犯「反抵制條款」被逮捕、並在被逮捕後進行按指紋的動作。幾天之後蒙哥馬利郡的黑人社區開始了一場罷車運動。相關參考資料引自〈阿拉巴馬(Alabama) 罷車運動 (Bus Boycott)〉，http://americancorner.org.tw/AmericasLibrary/category/page/aa/activists/king/bus_1.htm (2009/08/09)

的原因，與戰後國際人口遷移理論不謀而合，體現「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²⁸根據十九世紀中期美國人伯格(D. J. Bogue)所提出的推拉理論，人口遷移發生的原因在於原居地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以及移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之間的交互作用。²⁹如下圖所示：



遷徙者從原居地移入他處——美國，一推一拉之間造成人口的遷移，不論是為追求宗教的自由、政治的理想或經濟生活的改善，都是為了尋求比原居地更好的生活，讓他們選擇離鄉背井，不同族裔之間儘管膚色相異，在美國哼唱著各自不同的移民者悲歌，唯一同調的是，對新大陸充滿期盼和夢想的心情，以及難熬的異地生活、思念故鄉的鄉愁，尤以第一代移民先驅感受最深。

二. 踏上美國國土之後

(一)義大利人

十九世紀八〇年代開始，大批的南部義大利人和西西里島人，越過大西洋到達美國，當他們從一個義大利的小農村或小鎮，進入美國如此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最先知覺到的是心理適應不良和環境的衝擊。因此，他們投靠親友，很快的就聚居在一起互相照應，儼然成為一個「小義大利區」。Philip di Franco 曾寫道：

這些小義大利，為義大利移民提供了他們在家鄉所熟悉的、嚴密的、

²⁸ 程超澤，《社會人口學》(臺北市：五南，1995)。

²⁹ 同上註，頁 127。

安全的社區生活。他們聚集在某個社區，講相同的方言，持有相同的習慣。在族群區域內，這些與他們的家庭和朋友相處在一起的移民，為了尋求外國人世界的保護和安全，與他們不同的美國人隔離開來。因此，許多南部義大利人，仍然居住在義大利的聚居區，他們的居住條件雖然很差，住屋破爛不堪，但他們感到安全。³⁰

顯示出義大利移民因思念家鄉和缺乏安全感，而選擇聚居，居住品質已不是首要考量，安全感和對家鄉的熟悉感才是他們在異地上所欲追尋的感覺。

(二)德國人

移民後集居的現象普遍存在各個族群，德國也是其一，而且聚居的地點，也常因教派、在原鄉居住的地區有所區別。十九世紀中期，在美國境內十五個城市，發行二十多種德文報紙及兩百種以上的德文刊物，顯見其族群內部之團結，及不願與他族往來的態度。

(三)華人

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中國移民身上。到達美國的華人也因為語言的隔閡、人地生疏，在心理、社會及經濟上的需求，促使他們集體聚居，許多城鎮出現如《龍翼》中的場景——華人區(Chinatown)。³¹早期中國移民選擇聚居一處，除了受迫於美國的種族歧視及排華聲浪之外，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自衛。他們退居大城市的一隅，在美國主流社會的邊緣從事勞力付出的工作，洗衣店及中國餐館的開設，是身處於美國社會的種族壓力下，華人們賴以維生的行業，這些行業大多集中在華人社區裡。因為，他們深知唐人區外的世界很危險。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折了胳膊、有人斷了肋骨，只是因為

³⁰ 轉引自陳靜瑜，《美國族群史》，頁148。

³¹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25。

他們不小心越過了唐人和鬼子的邊界。甚至有些時候，連「鬼子小孩」都會向唐人丟石頭。

諸如此類的場景確實在早期美國社會時有所聞，無所不在的歧視、不平等，讓中國人發展出自己的社區組織，忠實保存著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自中國農村的出身背景，讓華人具有濃厚的地方觀和家族概念，同鄉聚居、互相提攜儼然成為華人社會的現象。形成美國境內的「小中國」，被稱為「華埠」、「中國城」或「唐人街」。

(四)日本人

相較於華人，日本移民的組織顯得具有制度。日本是在初到美國時，就組成日本移民的機構和組織，在其他各城市也都有許多分支機構，這些組織是由同一社群所組成，即「日本人聯誼會」(Japanese Association)，³²作為聯絡外界的單位，和日本人社區內部的控制組織。這些組織形成規範日本移民的機構，因此與當時華埠相比，日本移民社會平靜許多。

(五)非洲人

帶有奴隸身分來到美國的黑人並未有任何組織，但他們參加教會活動，因為這讓他們得以暫時脫離奴隸主，並與同族人聚會。此外，他們相當重視家庭，並將非洲的家庭傳統轉移到美國生活中。

三. 謀生之道

移居異鄉後，移民所選擇的工作也呈現他們的族裔特色及離散面向。例如來自農業社會的義大利移民，他們較熟習農業和種植，進入美國後聚居在棉產區、蔬菜產區工作，大多定居在以工業為主的地方，也有從事修築鐵路、挖掘金礦、漁業貿易……等勞力工作。

(一)義大利人

³² Harry H. L. Kitano, *Japanese Americans*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9), p. 23-24.

義大利移民赴美後，由於從農業進入工業社會，他們缺乏與人競爭的技術和資本，在工作性質上，只好投身不需技術、非熟練工人的行列，從事一些體力勞動，此舉為美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原動力。

對照於《幸運小銅板》中的義裔美國人，他們的工作也是其來有自。例如：勞菲叔叔經營的「法盧奇市場」，標榜著販賣最優質的豬肉與牛肉塊，這間店基本上算是間肉攤，不過也販賣其他日用雜貨以及農產生鮮。(頁 37-38) 主要是供應給愛吃內臟的義大利族裔，提供族人得以一嘗家鄉味的肉品來源。至於齊克叔叔，在鐵工廠工作；努季歐姑丈則擁有一間成衣廠，戰爭時期工廠替軍隊製作制服，不過現在做的是普通衣服，大部分是好得不得了的羊毛外套。(頁 93)這些第二代的義裔美國人所從事的工作，行業選擇的面向增加，但多不離基層工業。

當義大利移民大批的湧入美國，不斷遭受美國人敵視、排斥，原因除了經濟，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使得衝突一再發生，十九世紀七〇年代開始，白人仇視和襲擊義大利移民的事件層出不窮。義大利移民也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移民模式，他們是最早大量從美國返回原鄉的移民，早期只靠帆船航行的年代，橫渡大西洋需要勇氣也仰賴運氣，旅程中死亡的風險極高，要從美國返鄉是一項艱難的挑戰，直到汽船出現以後，義大利人才得以平安返鄉。賺錢是他們移民的唯一目的，在美國所賺的錢寄回義大利也不足為奇，這種暫居的心態，其實在許多族群中也曾經出現。³³

其後，當美國經濟基礎較穩定，工作機會也多於原鄉時，回鄉潮消失了，義大利移民放棄了僑居意識，轉而決心永遠留在新大陸，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義裔美國人參與美軍攻打義大利的戰事。他們沿襲了原鄉的風俗習慣、傳統文化，但是，語言是他們最後妥協的一項，許多義大利移民不願意學習英語。

³³ 李其榮，〈整體性和多樣性的混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2期，1997，頁8。

(二)德國人

移民至北美洲的德國移民，主要是農民。直到二十世紀初，大部分的美國農人仍是德裔移民，他們喜歡落腳在邊區較便宜的土地，沿著河流或湖泊而居，或就近於森林以供建築和燃料所需。在《海蒂的天空》中，德裔美國人所選擇落腳的蒙大拿州，正符合上述的居住環境，來自德國的比爾也是個經營農場的能手。陳靜瑜巧妙的形容德國人，認為他們是一支獨特的文化族群。由於在舊世界求生艱難，德國移民生活勤儉，而且善於組織，講求效率。

³⁴德國人實事求是的精神表露無疑。

許多德國文化的特徵也隨著德國人的遷移帶進了美國。聖誕樹、熱狗、漢堡及啤酒逐漸融入美國生活當中，在《海蒂的天空》一書，食物也被納入情節中不時出現，例如：德國水果餡餅、德國酸菜，另外也提到德國人信仰的宗教是路德教派。在海蒂寫給朋友查理的書信中曾提到，當地開始禁用德語時，此舉對路德教會的薩茲牧師和他的會眾來說，日子非常難熬，因為他們根本聽不懂英語。(頁 102)初到美國的德國人，以宗教的形式聚居在一起，英語也顯然還不是他們熟悉的語言。

在二十世紀初，德裔美國人已有令人稱羨的地位、成就，德裔美國人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對美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從科學到建築，從體育到娛樂，再到工商業。但在 1917 年美國直接參戰之前，美國早已充斥著反德的宣傳，參戰之後，美國人的反德情緒，馬上蔓延至對整個德國文化和德裔美國人身上。德文的書籍，從圖書館架上被撤換下來，公立學校也取消德語課程，讀者及廣告商聯合抵制德文報紙。一些德裔美國人選擇捍衛自己，藉由改去德國姓名或參加美軍對抗德國，宣示對美國的忠誠。

(三)華人

至於過去視西方為蠻夷之邦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達美國，一開始也和

³⁴ 《美國族群史》，頁 158。

大多數移民美國的人一樣從事勞力工作，像是《龍門》中從事鐵路工作的華人。雖然中國人體型較美國人瘦小，但在農業耕種、鐵路修復和其他需要繁重體力的勞動方面，卻更能吃苦。³⁵也因此被白人視為是工作競爭對手，遭受排擠或苛刻的待遇。

二十世紀因排華法案發生，華人被許多行業排擠，只能侷限於幾種服務業，例如在《龍翼》華埠裡經營的洗衣館、餐館或雜貨店等。華人的手工洗衣業，成為美國境內一項不可或缺的行業，中國餐館供應的食物也成為受美國人歡迎的異國佳餚，華人經營的華人食品雜貨鋪，則提供華人各種符合華人口味的食品。

(四)日本人

日本人移民赴美後，主要目的是賺錢，亦即在經濟上發展。但不論他們從事何種工作，在酬勞上總是受到差別待遇，白人所得總是較日本人多。此外，日本移民在農業上有優秀表現，園藝種植方面也相當出色。日本園丁幾乎成為白人中產階級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日本人所擁有的店鋪，也幾乎都是為自己的族群服務較多。

(五)非洲人

相較於德裔、義裔及亞裔在美國的遭遇，黑人無疑是最悲慘的一群。美國的奴隸制度，是以奴役黑人為主，黑人也是美國南部種植業發展的最大功臣，早期種植業以煙草、稻子或染料植物為主，以及後期發展的棉花。這些作物都需要在潮溼的沼澤中從事艱難的勞力工作，許多勞役契約的白人無法忍受，人數日益遞減。黑人身強體健，能吃苦耐勞，而且非洲能供應所需的勞動人力，因而開創了黑人奴隸買賣的發展契機，美國的種植園經濟可以說是靠著黑奴的血淚之上茁壯茂盛，建立起「煙草王國」或「棉花王國」。

《黑色棉花田》一書中，羅根家族即是以棉花田作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

³⁵ 《美國族群史》，頁 302。

他們珍視土地給予他們的一切，他們認為，有了土地之後，便不需要依賴別人生活，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感覺再踏實不過，文字中也顯露出他們一家人對這片土地上不遺餘力的付出：

為了這片土地，爸爸必須更勤奮的工作，在大太陽底下鋪鐵軌；媽媽教書以外的時間，也幾乎都在田裡耕種；奶奶雖然已經六十歲，但做起農事來絕對不輸年輕人。而我和兄弟們，經常是一身粗布破衣，在放學後幫著大人做事。(頁 20)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土地對黑人的重要性，即使在他們脫離奴隸生活之後，土地仍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總體而言，移民們在異地尋求謀生之道，聚居的習慣普遍存在各個族群，多少有助移民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生活，而初來乍到所選擇的工作也十分有限，除了在原鄉時的既有工作選擇之外，例如在德國農民到達美國仍從事農業，不需要技術性的勞力工作，往往成為第一代移民的首要之選。

因為經濟因素離開原鄉的移民者，相較於當地白人更能吃苦，因為改善未來生活是他們唯一的目標也是理想，義無反顧的以血汗換取金錢，以勞力實現夢想。聚居和工作選擇幾乎是移民們不謀而合的模式。

移民者的悲歌，反應出不同背景的人們彼此相處上的困難，除了國籍的不同、文化習慣或膚色相異之外，還涉及到個體之間存在許多不同且複雜的差異。被稱作「種族大熔爐」的美國是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回顧這兩百多年來，它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化，儘管融合的過程矛盾和紛爭不斷，但我們幾乎可以說，是移民成就了今日的美國，也是他們的發展改變了美國。

第二節 藏在故事裡的聲音

本研究所選的研究文本，以涉及種族議題的紐伯瑞文學獎作品為主，一共有六本。在這些文本中，情節都涉及弱勢族裔移民到美國土地上的遭遇，而且在所有文本裡，除了《海蒂的天空》一書的作者是美國白人外，其他作者自身都是具有族裔背景、跨越兩種文化的作家，以英語創作與自我族裔相關的故事，以下依照文本在美國出版的順序，排列如下：

一. 《龍翼》(Dragonwings) —— 華裔

《龍翼》是 1948 年出生於美國舊金山的第三代華裔美國人葉祥添 (Laurence Yep) 的得獎作品。英文原文版是在 1975 年 8 月於美國由 HarpersCollins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1995 年 9 月由智茂文化發行，譯者為葉美利。

華裔作家葉祥添以一位從出生就沒見過父親的男孩月影為主角，同樣以第一人稱觀點述說故事，時代背景則設在 1903-1910 年，月影的父親在月影未出世前，就離開家鄉前往美國的金山當洗衣工人，直到主角八歲時，父親回鄉探親，父子倆才第一次見面。不久，月影也到金山投靠父親，展開移民生活。舊金山唐人街是華裔移民群聚的地點，也發展出自成一格的生存模式，但白人和華人之間始終存在族群的距離，衝突、歧視不斷發生。

許多來金山的人，為了抒解離鄉的空虛和寂寞，常以酒精和藥物麻醉自己，甚或沈迷於賭博中，月影的父親則一心想完成飛行夢想、恢復前世龍身，藉以抒發己志。舊金山大地震之後，月影才發現真正的金山，其實就是身邊的親人和朋友，月影的父親也終於體認到家庭比飛龍更重要，辦好手續準備將月影的母親接來團聚。

二. 《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 ——非裔

《黑色棉花田》是 1943 年出生於美國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的非裔美國人蜜爾德瑞·泰勒(Mildred Taylor)的得獎之作。英文原文版是在 1976 年 1 月於美國由 Penguin USA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2000 年 9 月由智茂文化發行，譯者為莫莉。

本書透過一位約莫十歲的黑人小女孩凱西的視角，以第一人稱的觀點敘述 1933 年時美國黑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個性十分頑強。她除了要每天忍受上學的路上被白人校車以泥水濺身，面對白人學生言語的嘲弄；接收十年前就被白人汰換掉的舊課本；或在大街上公然被白人女孩無理的打耳光，卻還得低聲下氣的道歉；到商店買東西，老闆優先招呼白人的客人。一個十歲的女孩，看待這些不公平的待遇，除了憤怒的情緒，更多的是不解——不了解為何黑人要被如此對待？她以一個女孩率真執著的口吻為自己發出不平之鳴：「我才不是什麼小黑鬼！我們先來，你就應該先招呼我們才對！」(頁 146)

凱西出生在奴隸解放戰爭後的七十年後，許多白人仍活在過去的尊崇高貴的光環下，視黑人為奴隸、附屬品。凱西的祖母走過黑奴時代，對白人仍存敬畏之心，對於白人的壓迫採取消極面對的態度，甚至告誡凱西：有一天，你會有很多衣服可以換，甚至有一輛自己的車，所以你不要去理會那些無知的白人，只要好好唸書，將來不會沒有好日子過。(頁 66)宿命的態度，相對於凱西的父母成為強烈的對比。凱西的父母在作者安妙的安排下，扮演著積極面對困難且勇敢對抗白人的角色，藉此傳達正向教化的意涵，角色刻畫拿捏得恰如其份，他們教導凱西：白人是人，黑人也是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不論哪種膚色，大家都是人，沒有誰比誰優越的道理。(頁 165)即使天生無法選擇膚色，但所能做的，是對現有的生活做各種抉擇，並且不斷的努力。

土地對於凱西家來說，可以長棉花、可以蓋房子，還能夠養得起四個討人喜歡的孩子。土地不但是經濟的來源，也象徵心靈的依靠和歸屬，擁有土地就等於擁有自尊，他們不再需要仰人鼻息依賴別人生活，也不用擔心再被白人剝削勞力或利潤。生活在自己掙來的土地上，充滿踏實、滿足的歸屬感，也因此羅根一家比多數黑人家庭過得較好些，因為他們有土地，且決心不管面對任何艱辛，也不在乎得到公平的待遇需經歷多少困境，都一定要保有它。

在過去，黑人一直無法擁有土地，直到奴隸解放戰爭之後才有改變。無怪乎凱西祖父最大的夢想便是和另一半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

三. 《龍門》(Dragon's Gate) ——華裔

《龍門》同是《龍翼》作家華葉祥添的得獎作品，兩書出版時間前後相隔近二十年。《龍門》的英文原文版是在 1993 年 10 月於美國由 Harpercollins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2000 年 9 月由智茂文化發行，譯者為葉美利。

《龍門》在描述一位十四歲的主角癩皮跟隨父親和舅舅的腳步，抵達令他嚮往不已的金山，然而到了美國後的癩皮才發現一切不如預期，除了要接受艱苦的工作環境，超時的工作卻不成比例的工資，同時行動還得受到限制，連自己欽佩的舅舅都不如回鄉時的表面風光，然而在舅舅為了拯救他而犧牲性命後，癩皮對舅舅重新改觀，也激發原本如一盤散沙的中國工人團結起來，對抗白人不平等的待遇。

最終舅舅的屍骨依然無法尋獲，即使死後仍無法落葉歸根，但癩皮從中領悟到舅舅留給他的使命，他要學著去改變世界，決定獨自留下來印證舅舅對美國的期望。

這些文本呈現種族歧視之餘，離不開歷史和土地。歷史意味著時間的追溯，而土地則意涵著空間的存在，歷史和土地深深影響著移民的離散與認同。書寫離散經驗的文本，無疑是外在歷史經驗與內在離散情感的持續對話，小

說中對事件的重述，並不只是賦予此事件一個歷史意義，更是平反冤屈，重現屬於族裔的記憶。

四. 《閃亮閃亮》(Kira-Kira)——日裔

《閃亮閃亮》是 1956 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的日裔美國人辛西亞·角畑 (Cynthia Kadohata) 的得獎作品。英文原文版是在 2004 年 2 月於美國由 Simon & Schuster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2006 年 5 月由臺灣東方發行，譯者為張子樟。

《閃亮閃亮》寫下日裔在美國奮鬥的故事，主角是日裔移民第三代，九歲到十二歲時期的凱蒂。故事以「閃亮閃亮」(kira-kira)起頭，姊姊琳最終雖仍敵不過病魔而去世，主角凱蒂與家人堅強的從悲痛中走出後，結尾仍以「閃亮閃亮」劃下句話，「閃亮閃亮」點出了樂觀看待事物的意涵，暗示著生命過程也許不盡如人意，黑暗過後光明就會閃亮閃亮的到來。

文本雖以悲劇收場，但作者展現出日裔美國人在生活中力求生存的堅韌度，突顯敵國僑民即使是在種族歧視的環境下、歷經痛失親人的打擊後，其生命力仍是閃亮樂觀且繼續前進。當作者描寫種族歧視時，以凱蒂的觀點描述事件：

進餐館時，人們瞪著我們看。餐館的告示牌上面寫著「有色人種後面用餐」等。白人都坐在前頭。我們不知道該坐哪兒，因此，我們永遠叫「打包帶走」的食物。這裡見不到其他日本人，我們經常被人盯著看。(頁 46)

她並不了解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特殊對待，描述中透露出天真口吻，這樣的懵懂無知的口吻更突顯日裔美國人處境悲哀，但另一方面，她也以孩子童

真的想法正面看待世事，試圖將世界看成一個閃爍晶亮的地方，即使這個世界每天都充滿蟋蟀的鳴唱、烏鴉的叫聲與風聲，但也處處充滿驚喜。(頁 267)

姐姐琳過世以後，全家人互相扶持走過傷痛，父母爲了凱蒂和弟弟重新振作，整個家因爲琳的離開而有了轉變，也瞭解到「擁有一個快樂的家」或是「永遠活在愁雲慘霧中」，端看你如何選擇。

凱蒂的父母辛勤努力的工作，只爲了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只要能找到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不管什麼事、什麼人，凱蒂的父母都會容忍下來，即使工作再卑賤、環境再惡劣、超時工作，他們都試圖在這塊土地上尋求穩定踏實的生活。琳的死去，讓父親不再忍氣吞聲，繼而表達憤怒情緒、砸了老闆的車窗，母親則是以投票的方式默默的支持工會，卻仍是採取消極的態度對抗白人。

五. 《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 ——義裔

《幸運小銅板》是出生於美國賓州(Pennsylvania)的義裔美國人珍妮佛·賀牡(Jennifer Holm)的得獎之作。英文原文版是在 2006 年 7 月於美國由 Random House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2007 年 10 月由臺灣東方發行，譯者爲李琬琪。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大利也是與美國爲敵的國家之一，《幸運小銅板》就是敘述義裔美國人在此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故事。主角是義裔美國人第三代的十二歲女孩：小銅板，她是兩個不同族群的愛情結晶，父親是義裔美國人，母親是美國白人，她以第一人稱的位置述說這兩個家族的故事，兩個家族截然不同的家族氣氛，依賴小銅板維繫著似有若無的姻親關係，始終保持著她無法理解的相敬如「冰」的距離，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都刻意對她隱瞞她父親死去的真正原因。

直到一場「洗衣絞擰機意外」，小銅板終於了解父親的真正死因，也化解

兩家族之間長久以來的心結。小銅板父親的死因，是由於二次大戰時，祖國義大利站錯了邊，使得在美國的義大利人成為敵國僑民，受到種種限制和調查，甚至是莫虛有的罪名而治罪入獄。

雖然美國這塊土地留給小銅板義裔家族無限傷痛，只因戰爭的無情，義裔被視為「敵國僑民」，讓他們惹上麻煩、失去親愛的家人，他們必須學習自保，生活得小心翼翼，甚至也不敢教導美國出生的義裔子女義大利語，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新美國人」的工作就是說好英語、當個好美國人，在公共場合說英語成為約定俗成的習慣。除此之外，他們保留了極完整的義大利風俗習慣、食物，家庭支持的力量，讓他們度過難熬的日子。

小銅板身為第三代義大利移民，雖然周遭仍有不友善的對待，但家族給予的支持力量讓主角足以面對，這位如天使般帶給兩家族歡樂和希望的主角，以她幽默樂觀的態度面對一切。

六. 《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 ——德裔

另一本同樣對土地和人都有強烈情感的小說是《海蒂的天空》。此書是美國白人克比·萊森 (Kirby Larson) 的得獎作品。英文原文版是在 2006 年 9 月於美國由 Random House 出版，中譯本在臺灣於 2008 年 3 月由臺灣東方發行，譯者為丁凡。

它藉由一位十六歲的美國女孩海蒂，敘述她在 1917 年獨自從愛荷華州到蒙大拿州墾荒的故事。海蒂在掉乳牙以前就是個孤兒，她的童年就在親戚輪番收養中度過，一家換過一家。

雖然角色設定不是以弱勢族裔為主角，而是道地的美國女孩，但她自幼的身世像失根的浮萍般載浮載沈，「家」對她來說是虛無的想像，即使並無跨國界的遷徙，卻曝露出總是寄人籬下的疏離感，每天被提醒：「我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沒有任何東西屬於我。」(頁 20) 因此收到舅舅邀請她到蒙大拿墾

荒的信，她欣喜若狂且甘於冒險，前去接受挑戰。她到達蒙大拿後，遇見常對她伸出援手的鄰居——德裔美國人卡爾一家，目睹卡爾和他的家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和壓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美國敵對的時代背景下，她面對敵人德國佬，和時時對她伸出援手的好鄰居卡爾，海蒂以十六歲女孩的觀點出發，她對德國的態度從敵對、矛盾到釋然，她認清「正確的選擇和原則」比盲從重要，當其他白人對卡爾抱持敵對歧視的態度，她選擇珍惜和卡爾一家如家人般的友情。

成長與啓蒙在《海蒂的天空》中仍是重要主題。墾荒的歷鍊和對抗世俗眼光的雙重考驗下，海蒂的心靈因此蛻變。雖然舅舅留給她的是一塊貧瘠的土地，但從這塊土地上，她獲得更多更好的東西，也有更深的人生體悟，更重要的是她確實找到一個家，內心有了歸屬和被關懷的溫暖。雖然最後她仍無法保有這塊土地，但曾經在土地上流汗播種、努力生活的經歷，帶給她心靈的成長，她已不再是當初四海為家的海蒂，蒙大拿的貧瘠土地讓她找到了一個家。

綜觀這六本文本，除了涉及種族問題，探討文本所呈現出的共通性，可以發現共有以下四點：一、以第一人稱「我」的寫作觀點來書寫；二、涉及記憶的回溯，不論是幼時回憶的書寫，或是回憶祖先移民時所經歷的事件，都有一定程度的記憶回溯；三、最後回歸到家庭；四、成長的蛻變，包括人物思想的轉變、找到自己的歸屬。這些共通性，將在後面章節中，詳作討論。

第三節 重建歷史場域

這些族裔作家由於獨特的雙重文化背景，以致在成長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遭遇到來自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和壓力，這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是他們日後創作中重複出現的主題。³⁶當移民後裔嘗試書寫原鄉的歷史時，弔詭的是，他們對於原鄉的記憶大多來自於長輩的敘述，如：《黑色棉花田》、《閃亮閃亮》、《幸運小銅板》；其次是歷史資料的收集，像是《龍翼》、《龍門》、《海蒂的天空》，對於種族歧視或離散的歷史，其實都是「有距離的觀看」，是一種對原鄉的想像。鍾怡雯也在《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³⁷中曾提出類似的看法：

有些雖限於童年記憶，他們的書寫卻常常逾越了真實，去美化、想像，經過「賦予意義」的過程，同時以文化、地理及家國認同去強化／膨脹記憶。當中國被凝視／書寫時，創作者其實同時是在確立／誤立，重新定位／移位，或者虛擬中國。(頁 7)

作者以文本作品接近原鄉，創作的其實是對原鄉的想像，與其說追溯歷史、書寫記憶，不如說是再度以不真實的記憶填補過去，這是對移民後裔而言。他們對原鄉的詮釋始終得來自於親人的描繪、資料的收集，對於原鄉也不如第一代移民般熱切的想望，亦不再思鄉情切，但是作品的書寫仍建立在民族的情感，也充分體現出安德森所謂「想像的共同體」的特色。

「想像的共同體」或「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是安德森(Benedict

³⁶ 《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頁 181。

³⁷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臺北市：萬卷樓圖書，2001)。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提出「想像社群」的觀念。³⁸他從人類學的角度，定義民族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小單位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所有的同胞或聽說過他們，但人們知道和他們素未謀面的族群有所關聯，於是以想像的方式假設他們的存在。

對移民後裔而言，原鄉不僅是地圖上的定點，也是想像中的夢土。而連結著個體與原鄉的，是身上流著的血液和異於白人的身體，或許是唯一、也是隨著混血交融而逐漸式微的關聯，異鄉的語言、文化約莫已漸消失在生活當中。

但是對第一代離鄉移民的人而言，正如陳之藩在〈失根的蘭花〉所言，人在國外，才會意識到離開國土，便如同失根的蘭花無以為依。³⁹對於這些離散的一代，原鄉已是回不去的故鄉，只能寄之以鄉愁，但是在他們與後代之間，伸手可及之處，卻有一個遙不可及的歷史斷層和地理深淵，這個斷層和深淵既是不可逆轉的歷史，也意味著原鄉和異地的地理位置。

歷史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虛構行為，是運用語言組成一種對歷史事件的整理，歷史的「真實」掌握在書寫者的闡釋，它可以說是權力的延展，絕不是事實唯一的相貌，隨著詮釋者的性別、種族、意識型態，歷史便成為一個個的「故事」。而歷史的經驗和記憶往往是創造小說的重要素材，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在《人間喜劇》(*Comedie Humaine*)的序言中曾談到，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事實。⁴⁰可見，探索生活的奧秘和揭示人生的價值，才是小說的深層意蘊。透過小說家的眼光，藉由

³⁸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臺北市：時報，1999)。

³⁹ 陳之藩，《陳之藩散文集》(臺北市：遠東圖書，1978)，頁 32-34。

⁴⁰ 轉引自馬景賢主編，《認識少年小說》(臺北市：天衛文化，1996)，頁 87。

歷史對人性做出詮釋，小說雖然具備歷史真實的可能性，但其目的仍脫離不了文學，作家所詮釋的歷史未必符合歷史真相，但呈現出小說的真實性。

張子樟在《認識少年小說》中提到，人生的真實面無法在歷史的敘述中完全找到，反而呈現在對人性刻畫毫無保留的小說作品裡。小說可以彌補歷史的不足或遺漏之處。(頁 87)換言之，歷史的書寫不見得符合事實，小說比歷史來得真實，對閱讀者而言，歷史是冰冷、有距離的，而小說藉由對人性的描繪、對情節的刻劃，賦予情感、感性的一面。小說不一定能書寫出具體的真實，但卻呈現了歷史的本質。

關於歷史與記憶間相生相成的關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在他《說故事的人》中清楚的說到。⁴¹班雅明認為，歷史不只是一種科學，它同時也是一種再回憶(rememoration)的形式。科學所「觀察」到的，再回憶可以將它改變。(頁 127)歷史其實是與記憶的拔河，因此歷史的書寫往往與記憶存在距離，而且是被改變的。雷馬丹諾比克(Petar Ramadanovic)認為，歷史的掙扎在於「抗拒」統治者以史實之名，行宰制記憶之實。⁴²

孟密(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一書中指出，被殖民者往往必須面對其歷史被塗滅、扭曲的窘境，因為分派給被殖民者的記憶當然不是他的人民的記憶，傳授給他的歷史也不是他自己的歷史。⁴³可知歷史是殖民者進行文化與思想監控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殖民策略中的重要一環。對被殖民者而言，重新找回、發現被扭曲、淹滅破壞的過去，乃是後殖民論述與弱勢族裔論述的重大產業。牙買加裔的英國學者霍爾(Stuart Hall)，他在談論到被殖民者的族裔屬性與差異時，也強調「過去」的重要性，他認為過去不僅是弱勢族裔發言的位置，也是弱勢族

⁴¹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臺北市：博創印藝，1998)。

⁴² 轉引自黃心雅，〈創傷、記憶與美洲歷史之再現：閱讀席爾珂《沙丘花園》與荷岡《靈力》〉，《中外文學》，第33卷第8期，2005，頁78。

⁴³ 轉引自《天堂樹》，頁29。

裔們賴以說話不可或缺的憑藉。⁴⁴歷史對於族群就如同記憶之於個人，一個人若失去了記憶會徬徨迷亂，不知身在何處，該走往何方。

歷史進入文本才能為讀者所認識，但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歷史」，不可避免的帶有想像性與虛構性，因此在文本中，我們只能找到有關「歷史」的敘述，卻無法看到符合真實的歷史。所以，嚴歌苓說：

同一件歷史事件、人物，經不同人以客觀的、主觀的、帶偏見的、帶情緒的陳述，顯得像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個華人心目中的英雄，很可能是洋人眼中的惡棍。由此想到，歷史從來不是真實的、客觀的。⁴⁵

透過小說，弱勢族裔的歷史由白人的「他述」轉向「自述」，過去的被敘述者轉變為主述者，它帶來的是新的歷史視野的交融，他們用自己的眼睛來凝視，以自己的聲音言說，過去重新被召喚到當下，以進行歷史記憶的再詮釋、再組織和再感受。薩伊德(Edward Said)說道：先前沈默的土著開始說話了，並行動於其所收復的疆土上，使其成為掙脫殖民者之普遍反抗運動的一部分。⁴⁶對於後殖民文學中描寫弱勢族裔的小說，大多也將歷史納為小說寫作的素材，也才能書寫出歷史上被隱匿的聲音、消失的一頁，作家致力於重建歷史的場域，將感性融入角色的故事中，為弱勢族裔發聲的意圖明顯。

李喬認為，無論短篇或長篇，小說都是在處理『過去』的素材，而且都離不開「歷史」，都屬於「過去」的。⁴⁷他將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分為兩類，

⁴⁴ 轉引自《認同與差異》，頁 84。

⁴⁵ 引自嚴歌苓：《扶桑》得獎感言——〈挖掘歷史的悲憤〉，收錄於嚴歌苓，《扶桑》（臺北市：聯經，1996），頁 97。

⁴⁶ 引自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臺北市：擎松圖書，2003），頁 573。

⁴⁷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李喬文學評論》（高雄市：派色文化，1992），頁 195。

分別是歷史小說及歷史素材小說，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虛構的成分，以及對歷史事件忠實呈現的程度。歷史小說似真寫實的手法，重視對人物外在經驗、心理歷程細膩描述，塑造小說人物的命運作爲對歷史更迭的見證，以期達到讀者對過往時代身歷其境之效果。歷史素材的小說則偏重於歷史事件的個人闡釋，雖出於歷史，但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

張子樟進一步指出，以青少年爲主要對象，融合歷史、冒險與虛構的作品，也可歸類爲「歷史素材的少年小說」。⁴⁸研究者所選擇的這些紐伯瑞文學獎作品，幾乎都可歸爲此類。

《閃亮閃亮》故事時間設定在 1951-1962 年，文本中提到美國南北戰爭 (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 前，真正富有的白人住在豪宅裡，並且擁有許多奴隸的這段歷史，也重建出南北戰爭前，種族歧視和分化的歷史場景，身爲日裔也不能倖免於難。

《海蒂的天空》則以 1917-1918 年的西部蒙大拿州作爲時空背景，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期，故事重點除了分享一位女性於西部墾荒的經歷之外，也關注當時德裔美籍在美國反德情緒高張的氣氛下，所遭遇到的種族問題。作者克比·萊森(Kirby Larson)在書末的後記中提到，關於書裡所描寫到的許多事件，確實都是當時實際發生過的新聞。⁴⁹一開始，她只想單純寫出發生在過去的墾荒故事，但是從著手收集資料研究之後，她發現如果要寫一個發生在 1918 年的故事，就必須談到當時的反德氣氛。

同樣描寫戰爭時代的還有《幸運小銅板》，它以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爲背景，道出當時義裔美國人遭蒙的不自由和不公平的境遇，作者珍妮芙·賀牡(Jennifer Holm)在小說後記提到：

⁴⁸ 《認識少年小說》，頁 89。

⁴⁹ 詳見《海蒂的天空》後記。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把六十萬尚未歸化入籍的義大利人定名為「敵國僑民」。所有義大利血統的「敵國僑民」都被迫攜帶粉紅色的「敵人身分」手冊，並且交出包括武器、短波收音機、照相機、手電筒在內的違禁品。……他們還被警告不可使用「敵人的語言」——義大利文。⁵⁰

小說緊扣著「敵國僑民」一詞，描述義裔美國人身在當時當地的不幸與無奈，這個故事是美國歷史中被隱藏的一頁，作者將歷史與小說結合，發掘出被消聲的時代悲歌。

《龍門》寫的是 1865-1869 年的華裔美國人，在美國開闢鐵路的故事，作家葉祥添根據歷史記載，重現當時工人在雪虎山脈工作的情況，以及他們所面臨的險境。葉祥添在後記談到，雖然這只是一本小說，但是當初工人工作的情況和所面臨的險境並不是虛構的。(頁 445)至於華裔工人採取罷工也是確有其事，葉祥添強調：

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忽略了這次罷工，就算提到，也都認為是工資談不攏的關係。……一八六七年七月一日，神聖聯盟記載，罷工工人要求：「監工不得打他們，或限制他們離開鐵路公司，找尋別的工作。」⁵¹

作者以華裔身分為當時的祖先發出不平之鳴，透過故事將處於排華時期的華裔遭遇，感性的傳達給讀者。

⁵⁰ 詳見《幸運小銅板》後記。

⁵¹ 詳見《龍門》後記。

同是書寫華裔故事的還有《龍翼》，作者也是葉祥添，他寫下 1903-1910 年間，發生在舊金山唐人街華裔美國人的故事，作者因為一次在報上讀到的報導，而引發他寫作此書的動機。1909 年一位年輕的中國飛行員馮如改良了萊特兄弟的設計，自行製造出飛機於奧克蘭上空飛行二十分鐘，但他也承認《龍翼》的故事並非全是真人真事，而是一部歷史幻想小說。⁵²依照李喬對於歷史小說的分類，《龍翼》明顯歸類於歷史素材的小說，這類作品借用歷史時空，以詮釋某一歷史事件為主題，但人物、故事與情節均以「虛構」為主。⁵³作者忠於歷史的書寫，試圖寫出中國人被隱藏在歷史的一頁，並刻畫出當年胼手胝足、流血流汗的中國人形象。

兩書的時代背景都是十九世紀中葉，正值中國近代最動亂的世代，滿清政府腐敗、歐美外力入侵，尤其是鴉片的內銷，讓多少中國人沈溺其中。其間，受害最大的是廣東、福建等沿海省分，這些人口稠密、生活困苦的省分，經過一連串戰禍之後，生活更加貧苦。而美國則是結束南北戰爭，林肯推動興建跨越美國東西部鐵路的計畫，興建鐵路所需的勞工，則為生活在滿目瘡痍的中國人民，提供了一條改善貧困的經濟、且可以實現夢想的道路。在此時代背景下，許多中國人選擇冒險遠渡重洋，遠赴陌生的異地——美國，忍受語言不通的隔閡、離鄉背景的孤寂，只為重新尋找生存的希望。

《黑色棉花田》時空設定於 1933 年，發生在密西西比州史波肯郡小鎮上的故事，作者蜜爾德瑞·泰瑞(Mildred Taylor)表示，這是一篇關於曾祖父當奴隸的歷史，也是一篇關於一群身體不自由，卻不願讓精神也受禁錮的人的歷史。故事傳承自作者的父親，她將故事寫出，將自己從父親活靈活現的故事中，得到的啓示繼續傳播給讀者——學會尊敬過去，尊敬血源和自己。(頁

⁵² 詳見《龍翼》後記。

⁵³ 轉引自張子樟，《認識少年小說》，頁 89。

8)作者認為歷史書上沒有關於黑人勇敢反抗壓迫及為爭取尊嚴而戰的記載，因此她決定藉由寫作，創作黑人勇敢的面對困難的故事。

依照研究文本內所談及的族裔，依膚色可以分為白種人、黃種人及黑人，其中《海蒂的天空》、《幸運小銅板》分別為德裔和義裔，皆為「白人」，因兩文本又涉及到世界大戰背景，因此也同屬「敵國僑民」。而《龍門》、《龍翼》及《閃亮閃亮》為華裔和日裔移民故事，皆為亞洲黃種人，所以在裔別上歸類為「亞裔」，膚色上則都是「黃種人」。《黑色棉花田》所談的是非裔移民的黑人，是以可歸為「非裔」或「黑人」。

另外，除了以歷史作為寫作素材，這些文本都不約而同選擇以第一人稱視角來敘述故事，故事中的「我」雖不見得是作家本身，但值得一提的是，主角與作者的族裔背景相同，皆為移民後代，雖是透過一個虛擬的人物，但也帶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作者以「我」的第一人稱手法，讓讀者更貼近一段歷史，感同身受般行過那歷史的軌跡，也設身處地的站在弱勢族裔的立場思考、閱讀。

第參章 飛散的種子

第一節 一曲離散悲歌

「離散」自過去的猶太人流亡，至今被廣泛地運用到各種遷徙經驗，並且用以討論各種族裔(ethnic)、認同(identity)與跟文化等議題。本章要從離散的定義、特色和內容開始，以薩弗蘭(William Safran)、霍爾(Stuart Hall)和克力福特(James Clifford)的相關研究為討論主軸，探討離散文化的相關理論。

「離散」(diaspora)一詞的希臘字源“dia”乃「跨越」之意；“spora”為“sperien”的變形，是「散播種子」的意思。⁵⁴離散(diaspora)此語彙原用以描述猶太人受巴比倫人強迫放逐後，散居世界各地的情形，是出自一種非自願的行動。之後，擴充其意涵，引申訴說各種散居的情境。廖炳惠編著的《關鍵詞 200》一書中提到，早期的「離散」涉及放逐與大規模族群被迫搬遷的悲苦情境。(頁 79)由此可知，悲情、漂泊、孤寂、疏離等色彩就逐漸成為離散的代表元素。

猶太人被迫流放於家園之外的經驗是不爭的史實，因此離散一詞常和失落、放逐或受苦狀態被聯想在一起，離散一語與被迫遷移、流放產生關聯，且關係著一種繼之而起的失落感，這是來自對歸返家園的無能為力和無奈感。「離散」也被運用於大規模經由奴隸買賣被迫移往美洲各地的非洲人，以及就近尋求鄰國庇護的遷移者或難民，不論離家距離的遠近，返鄉之途面臨重重障礙與困難，這種恆常的失落和強烈的思鄉情愁，往往聯繫著受迫遷移的磨難和創傷，受害者身分形象與離散一語密不可分。

薩弗蘭(William Safran)進而歸納出離散的共同特徵以確立離散的特質：放逐的少數民族社群從中心移到邊緣；維持對家鄉的想像、記憶；認為他們

⁵⁴ 廖炳惠，《關鍵詞 200》(臺北市：麥田，2003)，頁 78。

無法被現處的國家接受；將祖國視為最終的回歸地；有維持或恢復家鄉的任務；依靠群體意識延續與家鄉的關係等六項特質，⁵⁵藉此指出離散者由於與所處國家的疏離感而產生對祖國的想望，並依靠集體認同維持對祖國的記憶與想像。

克力福特(James Clifford)則認為離散不同於暫時性的旅行觀點(travel)，而是涉及長時間居住在一地，必須維持社群間的集體生活，且共同擁有一個遙想的家園，也就是共同的想像祖國存在。⁵⁶無論自願的離鄉背井或是非自願的放逐(exile)，離散與跨越邊界是相互連結的，交織成離散者所組成的多元社群，且邊界由政治地理上的界定，擴大關注到歷史、地理的特殊性。如今，遷徙和移居現象普遍存在，薩弗蘭所定義的離散特質在早期第一代的離散者較能體現，然而，在兩種文化相遇並產生碰撞、混合之後，離散者與在地互動、進而同化，遙想的家園依稀存在，移民後代是否仍如早期離散者一般，懷有落葉歸根的最終歸屬期盼，則有待探究。

身為一位第三世界族裔的知識份子，薩伊德(Edward W. Said)對於放逐的切身體驗也是離散論述中重要的起點，在他所出版的論文集《放逐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中一篇名為〈放逐的反思〉的論文裡，他指出，放逐是強加於個人與故土，以及自我與真正的家園之間，一條無可彌合的裂痕；其本質的傷痛是無法被克服的……放逐時的再多成就，永遠無法克服離棄的失落感。⁵⁷字裡行間透露出被放逐時情感拉扯的痛苦，然而透過薩依德對於放逐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出，放逐者對家園的嚮往與返鄉的想望，返鄉之路困難重重造成返鄉的障礙，離散的失落感來自一種天人交戰、欲走還留的意識活動。我們可以說，離散與家園的想望、返

⁵⁵ Virinder S. 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 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Diaspora and Hybridity*)(臺北市：國立編輯館，2008)，頁 19。

⁵⁶ 同上註，頁 51-54。

⁵⁷ 轉引自〈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裡的離散政治〉，頁 61。

鄉的障礙、恆常的失落感三者之間密不可分。

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全球化脈絡的助長下，離散一詞的意涵進而演化，被賦予新的意義。離散的當代衍生意義，是泛指人們從一個民族國家分散、流布到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族群和文化中的現象，⁵⁸因為離散者被迫出入在多元文化之間，或許在某個層面上，也擁有其更寬廣和多元的視角，得以再重新參與文化的再造、顛覆與傳承。⁵⁹

從上面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離散情境帶給漂流生命的不全是負面的影響。換句話說，伴隨離散而來的祖國概念不再止於落葉歸根、回歸祖國，更將焦點從鄉愁擴展到遷移經驗之下所產生的文化新視野。如猶太人、大西洋黑人與南亞的離散並不寄望落葉歸根，而是在不同地方重新創造文化，離散社會已經根據歷史演進而有所改變。薩伊德除了同意放逐帶來巨大的不幸，另一方面，在薩伊德看來，流亡(exile)是知識份子具有報償意義的特權，因為流亡有時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流亡雖然把知識份子逼至遠離權力之外的邊緣人物，但是「邊緣」狀態，卻使知識份子擁有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而獲得特有的自由權力，一種解放的樂趣。⁶⁰正如他之所以不同凡響，正在於他將離散的痛苦化為一種既能在帝國的中心求生存，同時又能發出批判聲音的強大動力，離散的正面意涵得以在薩伊德身上獲得證實。

diaspora 的詞句從歷史上特殊一群人的認定，被延伸用來形容類似處境的其他猶太人，即使離開巴勒斯坦土地之外，但是仍然保留猶太宗教信仰與文化的外移人口，除了以 diaspora 專門指涉猶太民族的離散外，更多使用這個詞彙來指稱那些被迫或主動離開家園故土、生活在異地的人群。如今在社

⁵⁸ 喬以鋼、劉堃，〈論北美華文女作家創作中「離散」內涵的演變〉，《南部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3月第1期，頁90-95。

⁵⁹ 廖炳惠，《關鍵詞200》，頁79。

⁶⁰ 《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頁513。

會科學與人文學中，這個詞彙也已經成為普遍的名詞，泛指不居住在自己家鄉，卻仍然保有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的人，且並非都是滿懷悲情、棄國離家的，大多數人是為了追尋夢想、獲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主動走出故土的狹小範圍，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目前符合此一意涵，「移民」大抵可說是與離散關係最緊密的概念，葛劍雄認為，移民是指遷離了原來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較長時間的人口。任何參加了這一遷移過程的人都是這次移民中的一員，都具有移民的身分。⁶¹但移民並非僅限於實際發生遷移的族群，它可能指涉的範圍還包含了移民的後代，指的是「從他處來」或是「屬於其他地方的人」。⁶²

移民者通常是指跨越一種以上文化的族群，即便他已定居在此地，卻與原生文化無法切割。不同於強制驅逐，移民不必然意味著歸返家鄉會遭受限制，但與當今與離散關係最密切的概念，就是移民和族群概念。然而移民的後代從未發生過遷徙的經驗，「移民」這個字，並不是關係到某起確實發生的遷移事件。因此，離散也不特定建立在被迫離開家園的關係，是包含一種拉扯於至少兩地之間關鍵性張力，而這兩地即是家園與異地，意味一種距離感。

離散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它打破國籍的單一概念，我們得以運用多元的方式來思考離散，如同霍爾(Hall)所說：

離散者身上背負著特定文化、傳統、語言和歷史的軌跡，藉由這些他們被形塑出來。但不同的是，他們永遠也不會被統合，因為無法挽回的是，他們是好幾種歷史與文化交織而成的產物，在同一時間歸屬於好幾個「家園」。⁶³

⁶¹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臺北市：五南，2005)，頁 10。

⁶² Virinder S. 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離散與混雜》，頁 23-24。

⁶³ 同上註，頁 28。

這些話明確指出離散者的身分，離散指的是來自一個地方，卻屬於另一個地方，因多重身分所產生的疏離和失落。旅美越裔學者鄭明河(Trinh Minh-ha)提出「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提供「無標線的國界，無籬笆的家園」的新思維，也就是一種離開中心與家園的一種游牧行為，是一種去除國家與身體具體疆界的現象，⁶⁴但是，跨越國界、異地而居，畢竟不像通關入境那般愉快輕鬆。

宋國誠於《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⁶⁵一書前言中，指出離散是一種集體現象，往往與戰爭或災難相聯繫，此非個人性的流浪，會使種族稀落化。離散的結果是在經歷了「邊緣向中心」(from margin to center)的流動之後，又重新在中心國家集結成一種「中心裡的邊緣」(margin within center)。(頁 XVIII)弱勢族裔流動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他還指出，對離散最貼切的描繪就是「花落離枝」，顯見離散者如同落葉般失根漂渺的處境，對於原鄉的記憶宛如停格的畫面。

《龍門》裡的華人勞工群體移動，在異地自成一群體，不諳英語的華人勞工，不論是《龍翼》中敘述的中國城，《龍門》內雪虎山脈裡由渙散到團結的工作隊，都隱含此種模式。「中心裡的邊緣」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必然現象。

宋國誠同時也指出，家園和離散，始終是後殖民文學黏濃膠著、流動不安的主題。(頁 XV)家園和離散也是這些紐伯瑞文學獎作品共同的主題。從檢視其離散的意義開始，移民的確符合離散所衍生的新意，即移民是人們從一個民族國家流布到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族群和文化中的現象，和離散族裔相

⁶⁴ 《關鍵詞 200》，頁 75。

⁶⁵ 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臺北市：擎松圖書，2004)。

同，他們出入在多元文化之間，除了原鄉國家的文化之外，還浸濡在美國文化之中，雖不見得是被迫如此，但限於經濟、環境、政治政策的壓力而移民，在本質上亦屬於一種「被迫的遷徙」。例如：《龍門》、《龍翼》中第一代移民爲了改善家中經濟；《龍門》的第二代華裔移民因爲逃避犯罪，而被送到美國；《黑色棉花田》的祖先們因爲黑奴買賣，被迫被送到美國，這些移民都是一種「不得不」的遷移，並且界於兩種迥異的文化之間，處於一種家園與異地拉扯的特殊處境之中。

紐伯瑞文學中的移民也正如薩伊德所言，離散雖然帶來了傷痛及失落感，但仍有其正面力量，移民嘗試從離散的困境和苦痛中尋求生存之道，正因爲離散所帶來的認同危機，迫使移民跨越那些聲音，在異域中謀得自我生存的方式，在中心的主流中創造出新的身分、位置。因此文本傳遞出弱勢族裔在異地打拼的堅毅精神，克服種族歧視或種種不公平待遇，呈現出弱勢族裔正面向上的力量。

從薩弗蘭所歸納出的離散特質，在第一代移民身上最可窺見一二，其中，《龍翼》裡第一代移民的父親最能體現這些離散特質，也是第一代移民離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家書中總是充滿對家人的關切和返鄉的盼望，他和家族的親人們從中心移到邊緣——在中國城聚居，依靠著原鄉的群體延續與家鄉的關係，並維持對家鄉的記憶，將祖國視爲最終的回歸地。

另外，《閃亮閃亮》的日裔父母親亦是顯見的例子，從他們極欲「延續日本傳統在子女身上」的表現，即可看出維持、延續家鄉傳統對他們的重要性。

《海蒂的天空》裡的德裔移民，依靠路德教會的聚會，在戰時不被美國接受的德裔美國人，因宗教而聚集。他們也呼應克力福特所強調的，長時間居住在美國，維持著社群間的集體生活，而且共同擁有一個想像祖國的存在。

移民在遷徙之後，最終成爲家鄉的異客，對異鄉而言，是他者，地位始終處在邊緣地帶，這樣的處境不僅指出了原鄉的失落，也道出移民身分上的

曖昧和混雜性，在另一個地方建立起新的家園，因為擁有新的家園，也漸漸失去遊子的身分，原鄉成為在記憶中的遙想，因為心和自我都已託付給另一片土地，歸屬於另一個家園，雖然過去的記憶有時仍隱隱翻動，但是根早已移植，故鄉也已經置換。



第二節 獨在異鄉為異客

舉世聞名的自由女神像，高高地聳立在紐約港口的自由島上，一座被譽流浪者的母親，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高理想。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具有引領移民來到這塊允諾自由土地的重要象徵意義。

十九世紀美國女詩人艾瑪·拉撒路斯(Emma Lazarus, 1849-1887)在自由女神基座上的詩句，她寫道：

那些疲憊的、貧困的，
蜷縮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眾，
那擠靠在岸邊，被世間遺棄的可憐蟲，
把這些無家可歸四處漂泊的人們交給我。
我高舉著明燈，守候在這金色的大門！⁶⁶

新巨像 (The New Colossus)

這是 1883 年爲了替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打造的自由女神像籌募底座費用而發表的詩作，後來這首詩就鐫刻在美國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成爲美國移民精神的象徵典範。

美國是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其移民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1620 年。近四百年來，美利堅民族已成爲由百多個民族組成的混合體，就連矗立在紐約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在 1886 年從法國「移民」到美國的。但是，如詩句所陳述，在詩人艾瑪眼中，美國移民就像是「被世間遺棄的可憐蟲」。

⁶⁶ 有關自由女神的相關資料參考自〈American Information Web〉, <http://usinfo.org/PUBS/AmReader/p405.htm> (2009/03/22)

美國參議員丹尼爾·派翠克·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則持反對意見，她認為那些移居至美國的人們是非凡的、進取的、自給自足的。他們確切的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而且是為自己而做。⁶⁷的確，直到十九世紀末，選擇橫渡大西洋的人們，必須承受在乘船的港口歷經漫長的等待、超過一個月的航程，長時間忍受擁擠不堪而且衛生環境低劣的船艙，這些移民至美國的人們，除了必須承擔被遣返的風險，還有死於旅途中的可能，如此才得以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未知的一切，去承受旅途上的折磨、情感上的煎熬，進而在一個自己所知有限的遙遠土地上，尋求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過往移居美國的艱辛、困難和風險，以及種種的不確定性已經消失大半。現今的移民不見得需要具備過去那些移民的膽識、決心，也不必像過去的移民那樣有機會以及需要證明他們的美國認同與對美國的忠誠，但不論移民的任何世代，不因世代的更迭時間的流逝而改變，他們的背後，都背負著不只一個以上的歷史、一種以上的文化，艾可·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殖民與後殖民文學》(*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中，將後殖民文學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曾經遭受殖民統治的人民的文學(literature of once-colonized people)，以民族主義作家(nationalist writers)為主體；一種是移民社會的文學(writing of settler society)，由「移民作家」所構成。⁶⁸因此移民文學也被歸類於後殖民文學的其中一環。

在研究者所選的研究文本當中，除了《海蒂的天空》是由美國白人作家所書寫外，其他五本都屬於移民社會文學，作者也都是具有族裔身分背景的移民後代。《龍翼》及《龍門》的作者葉祥添，於1948年出生於舊金山，是在美國生長的華人第三代。《閃亮閃亮》作者辛西亞·角畑，於1956年出生

⁶⁷ Samuel Huntington(賽繆爾·杭廷頓)，高德源等譯，《誰是美國人？》(WHO ARE WE?)(臺北縣：左岸文化，2008)，頁195。

⁶⁸ 艾可·博埃默(Elleke Boehmer)，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255-257。

在美國芝加哥，她同樣也在美國土生土長，是日裔移民第三代。⁶⁹《幸運小銅板》作者珍妮芙·賀牡則是義裔第四代，她的曾祖父就是從義大利移民而來，經過愛麗絲島進入美國的。⁷⁰《黑色棉花田》作者蜜爾德瑞·泰勒，1943 出生於美國密西西比州的傑克森鎮，她是非裔移民第二代。⁷¹這些作者雖未經歷移民或遷徙，但因為背負著兩種文化的身分背景，讓他們往往面臨身分認同的問題。文本中也道出與作者自身類似的處境，例如：《閃亮閃亮》對日本傳統不甚熟悉的姐妹、《幸運小銅板》只會一點義大利語的小銅板，這些移民後裔以熟悉的語言——英語所創作族裔的故事，事實上也顯現出他們對自身歸屬的矛盾。華裔作家葉祥添就是如此，雖然中文已不是他的語言，然而從小到大，身分認同的問題卻一直困擾著他。⁷²

作為他們血緣與文化故國的原鄉，固然提供了其他美國作家所缺乏的資源，卻也造成了他們在面對主流社會時的焦慮與不安，對族裔作家而言，原鄉既是資源、榮耀，卻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包袱、夢魘。他們在文本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來「想像故國」。作者藉由想像、記憶和歷史連結成故事，透過記憶和歷史的連接、重組和遊走，將歷史場景與人物內心加以串聯，創作出帶有族裔身分背景的作品，書寫不見得是自己熟悉的族群，僅僅有關聯，卻不一定認同自身屬於為該族群。然而，在書寫與記憶的同時，他們也實現了後殖民主義的精神，如魯西迪在〈想像的故國〉（‘Imaginary Homelands’）一文中指出，要以「記憶來對抗遺忘」，並以包括「記憶的小說」在內的「另類藝術真實」來對抗「官方的真理」。⁷³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是 20 世紀 70 年代興起於西方學術界的一種

⁶⁹ 《閃亮閃亮》作者介紹。

⁷⁰ 《幸運小銅板》後記。

⁷¹ 有關作者蜜爾德瑞·泰勒(Mildred Taylor)的相關資料參考自〈Mississippi Writers Page〉，http://www.olemiss.edu/mwp/dir/taylor_mildred/ (2008/09/26)

⁷² 趙映雪，《龍門》〈作者介紹〉，頁 12。

⁷³ 轉引自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市：麥田，2000)，頁 209。

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關於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的定義，宋國誠認為是：在當代文化批評、歷史、民族理論和政治領域中作為一種「文化抵抗」形式而進行的寫作與批評。他進一步解釋「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指的是「論述權」的爭奪，也就是歷史身分、主體表述、自我再現等等發言權、發音權的爭奪。因此後殖民論述是一種批評實踐，亦是一種策略書寫。⁷⁴所謂的邊緣與中心，也在後殖民情境中被重新書寫。後殖民理論就某種意義上說，後殖民主義的價值就是重新喚起對於殖民歷史的記憶。⁷⁵離散研究(Studies of Diaspora)則屬於後殖民論述平行繁衍的分支性議題研究。⁷⁶

後殖民的論述，聚焦於一群被漠視聲音的人們，對於自己文化、歷史和身分認同意識等自我意識的興起與重視。後殖民作家將這些被消音的文化、被隱匿的經驗，書寫下來為弱勢族裔發聲，企圖喚起被眾人遺忘的記憶。如同宋國誠所表示，記憶和書寫，構成了後殖民文學基本的動力與目標。⁷⁷說明了後殖民文學意圖重現失憶的歷史、受創的殖民，恢復其失音的文化、匿聲的母語。

倘若後殖民的興起是為了獲得對過去的控制，賦予它一種形式，那麼，文學的結構性主題勢必也要關注回溯歷史和重塑過去的問題，也意味著以一種與過去大不相同的方式再現這個世界，對於這類文學，劉建基說：

凸顯文化的多樣性與揉雜現象，讓「異」類——非白人的少數族裔——逐漸擺脫主流、一元文化的操控宰制，掙脫被刻板化、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的命運，使他者(the other)的角色找到發言的權力與

⁷⁴ 《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頁 22。

⁷⁵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市：揚智，2000)，頁 9。

⁷⁶ 《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頁 23。

⁷⁷ 《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頁 IV。

劉建基和霍爾都強調弱勢族裔發言的位置。擺脫文化霸權書寫的陰影，以弱勢族裔的身分書寫自己族群的故事，使主流文化有機會「看見」弱勢族裔的存在——他們眼中的自己。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黑人解放運動蓬勃發展，黑人和第三世界作家開始針對殖民主義進行對抗性的批判，其中，又以法國心理分析學專家弗朗茲·法農(Frants Fanon)在 1952 年所發表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⁷⁹最為著名，就已深刻地觸及殖民政體的種種問題。然而，真正掀起近二十年，世界性後殖民浪潮軒然大波的，是出身巴勒斯坦帶有第三世界背景の後殖民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 1978 年所提出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強調東方作為一種實際上的現存，已經淪為西方學術地圖中的想像物，⁸⁰他批判西方人所謂的「東方」，並不是某種真實存在，而是西方人眼中對東方想像性的建構，因此「東方化」了東方。

舉例來說，美國著名歌劇《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代表的即是西方人長期的東方主義思想，西方將東方人在種族和性別上加以定型。「蝴蝶夫人」成為東方女子的典範樣本——順從、忠貞，壯烈犧牲的殉情在西方人眼中成為淒美的愛情，音樂家賈科姆·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為了體現歌劇的東方色彩，更在劇中使用許多日本曲調。多數的西方人透過書本來了解東方，在東方主義呈現的東方卻不能使人真正了解東方，反而引人「誤入歧途」，對真正的東方產生誤解。

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除了批判西方文化霸權，也檢討了現代性

⁷⁸ 李有成、王安琪主編，《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市：書林，2006)，頁 189。

⁷⁹ 弗朗茲·法農(Frants Fanon)，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臺北市：心靈工坊，2005)。

⁸⁰ 廖炳惠，《關鍵詞 200》(臺北市：麥田，2001)，頁 183-184。

帶給人類歷史的各種問題，將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和歐美的文化霸權都納入批評的視野之中，為我們提供一個不同於西方人的歷史角度，不同於西方人的眼光，不同於西方人的立場，後殖民理論尋求新的視角以重新審視歷史。如同單德興、黃秀玲在《天堂樹》書序中所言，他們認為對被殖民者而言，後殖民論述與弱勢族裔論述的重要產業就是重新找回、發現被塗滅、扭曲或破壞的過去。⁸¹具有離散特質的移民作家即試圖從過去的記憶中，發掘弱勢族裔被消聲的歷史，為弱勢族裔發聲。當弱勢族裔開始反撲時，過去的歷史，即成為他們「發言的位置」。



⁸¹ 徐忠雄(Shawn Wong)，何文敬譯，《天堂樹》(Homebase)(臺北市：麥田，2001)，頁 29。

第三節 引爆情節衝突

在研究者所選的小說文本中，所書寫的是不同族裔的故事，遭遇也各自不同，若依人物的膚色及族裔作分類，大致可以分為同為白種人的敵國僑民(德國及義大利)、亞裔(中國、日本)、非裔三類，以下依此分類來觀看文本情節中，出現的種族衝突情形。

一. 敵國僑民血淚史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義、日是美國的強敵。即使這三國的移民已在新大陸落居多年、被社區所敬重、擁有美籍配偶及孩子，也願意向美國政府宣誓效忠，甚至以美軍身分站上前線與祖國對抗的也大有人在。德國和義大利同屬白種人，但主要因為戰時立場不同，在戰爭時期，敵對意識充斥、草木皆兵的特殊氛圍下，敵國僑民在戰時仍然吃盡苦頭，他們依舊被懷疑可能與敵人同謀。

《幸運小銅板》正是以二次大戰爆發後為背景，芭芭拉的義裔父親——弗萊迪生處在被剝奪閱讀自由的非常時期，被禁止閱讀某些報章雜誌或任意聽取廣播，卻因為沒有美國公民身分卻擁有短波收音機被捕，死於獄中。這是她媽媽（純種美國人）最大的悲痛，從此封閉心靈，不願再碰觸過去的傷心往事。

義大利人不可以擁有這種收音機。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整個國家都瘋了。每個人對外國人都疑心重重，於是通過了這麼一條法律：如果你是義大利人又沒有公民身分，你就不能去某些地方，或擁有短

波波段的收音機，或手電筒，或照相機，還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什麼的東西。(頁 300)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正式宣布參戰，對戰的局勢剝奪了義裔僑民許多自由，宛如白色恐怖籠罩，諾妮談及過去那段歷史說道：

「妳爸爸在義大利出生，兩歲的時候才來美國。因為法盧奇爺爺從來就沒有把手續辦完成，所以妳爸爸和諾妮並不是公民。弗萊迪去申請公民身分時，戰爭爆發了，所以他和諾妮得去登記成『敵國僑民』。他們要拍照、按指紋，這類的事。」(頁 300)

這段話突顯出未取得美國公民身分的義裔移民，在戰爭時倍受限制的一面，如同對待間諜一般，登記、拍照、按指紋……等作為顯示出美國對義裔僑民的不信任。

即使弗萊迪企圖解釋一切都是場誤會，但是聯邦調查局並不接受。尤其當美國人認定他的身分是『敵國僑民』，還為義大利報紙寫文章，即使他根本沒有替那份報紙寫有關政治的文章。但或許，他唯一的罪就是身為義大利人。(頁 302)短短一句話，道盡身為敵國僑民身不由己的悲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簽署一份公告，將六十萬尚未歸化入籍的義大利人定名為「敵國僑民」，自此，所有義裔「敵國僑民」都被迫帶著粉紅色的「敵人身分」手冊，交出武器、短波收音機、照相機或手電筒等違禁品，同時，也被警告不可使用「敵人的語言」。因為，他們認為義大利人可能會是間諜。

除了失去自由之外，身為敵國僑民還必須在戰時「選邊站」，面對一邊祖國，一邊是美國，矛盾心情可見一般：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大部分的人都為義大利打仗。我一直認為義大利在一次大戰跟我們同盟，而二次大戰跟我們敵對很令人困惑。這對我那些參戰的叔叔、姑丈等等而言，肯定不好過，因為他們有可能是與他們自己的家人親戚對戰。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喜歡討論戰爭的原因。(頁 121)

以義裔第三代移民的觀點觀看大人的戰爭世界，刻劃出兩次世界大戰時，前後兩種迥然不同的局勢，令義裔移民身陷「裡外不是人」的窘境。

在第一代義裔移民——祖母諾妮的離散感比後代來得更濃更深，對於祖國的想望也最強烈，所以她總是以黑色的衣服武裝自己，那是她讓外表看來凶悍的方法，以便隱藏她又老又累又想家的事實。(頁 135)因此，初來乍到之時，慣以社群的方式群聚，繼續傳承義大利的美食、慶典，同時也顯示出他們對於歸返祖國的想望。但感受歧視的不只有第一代移民，連第三代的主角也遭同儕的歧視：

「我爸爸說我們應該在義大利投炸彈。他說這樣就可以解決所有你們這些叛徒。」她的聲音又提高了一級。

「不管怎樣，妳以為妳是誰呀？妳跟妳的笨表哥都以為你們比我們強嗎？」(頁 175)

種族歧視的聲浪就是如此不分年齡、世代的迅速蔓延開來。

同樣在戰爭時與美國為敵的白人還包括德國。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德裔美國人的創傷。第一次大戰期間，在美國確有一波規模龐大的反德國情緒，德裔美國人必須忍受美國國內的反德活動，也為德國政府不斷迫使他們必須

做出他們不願意做的抉擇而痛苦。德國後裔必須購買自由債券和愛國郵票證明他們對美國的忠誠，許多德裔移民因此被罰款或逮捕，光是德裔姓氏就足以讓他們惹來麻煩，美國司法院甚至要求十四歲以上男性德國後裔必須報到註冊，更不得擁有德文書或說德文。

《海蒂的天空》是唯一以美國人爲主角出發，描寫種族歧視的紐伯瑞文學獎作品，戰爭如籬笆般將人區隔也使人敵對，主角海蒂形容戰時風聲鶴唳的情形時，說道：因爲這場戰爭。這個魔鬼實在太巨大，戰爭已經蔓延到戰場外了。到了這種地步，任何一件小事情——即使只是幫一位牧師和會眾寫陳情信——都會被視爲叛國。(頁 264-265)好幾個人被控叛國。而且大部分被逮捕或罰款的人都擁有德裔姓氏。(頁 229)

種族間的冷漠、歧視更加劇了弱勢族裔的離散感，主流社會對於「他者」介入釋出的排斥或同化的壓力，是一種使人永遠處於間隙與夾縫中的分烈意識，身處不被接納的地方，即使已在此建立家園也形同處於異地，形成一種「居家的無家感」。

誠如 2001 年諾貝爾獎得主——維迪亞·蘇拉伊普拉薩德·奈波爾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Naipaul)，他在《父與子的信》(*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中所說：這裡是一個疏離的世界，一個人始終是局外人。⁸²對跨國移民者而言，離散的歷程彷彿一出生就不是在自己家裡，成長的地方亦不是在自己的庭院或處所。家，早已遺留在歷史之中。

二. 亞裔

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唯一與美國爲敵的亞裔國家，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輿論界掀起一片嘩然，敵視日裔移民，美國和日本的敵對局面，

⁸² 轉引自《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頁 XVII。

使得日裔的處境尷尬而矛盾。但因《閃亮閃亮》一書未著墨於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裔，故不將其歸於第一類「敵國僑民」內。

在上一代日裔移民的心中，日本仍是祖國，凱蒂的母親還保有許多日本的習俗，例如：在日本女孩上學的第一天拿剪刀剪掉她長長的頭髮，這是所有日本女孩第一次上學的前一天，她們的媽媽一定會做的一種儀式、在美國度過日本新年、或要求子女寫書法，他們也慣以形成日裔聚落的方式群居，而且從事類似的勞力工作。她們新搬去的城鎮裡有六個日本家庭，總共有三十一個日本人，每家的男主人，都在附近鎮上的一家孵化場工作。(頁 47)他們和所有在孵化場工作的日本人一樣，都住在廉價公寓裡。可以看出日裔移民自有其族裔歷史，這使他們在美國這個大群體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社群，對日裔在美國國土所遭遇的異樣眼光，書中有一段如實的描寫：

家禽加工業是喬治亞經濟命脈的最大支柱之一。儘管這樣，還是有許多人對幹這行的人非常歧視，加上我的日本血統，這兩個理由使得學校裡的女孩都不願理我。有時候，媽媽和我在路上遇到女同學和她們的媽媽，這些同學的媽媽根本不跟我們打招呼。(頁 102)

身為第三代日裔移民的凱蒂從未去過日本，卻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上遭受種族歧視，深刻體會到他人對於自我族裔的排斥，家園和異地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

凱蒂的母親對於兩個女兒不像日本人，她感到非常失望，還發誓有一天要送女孩們回日本去。顯示上一代日裔移民仍有傳統的觀念，認為身為日本人必須要有日本人的樣子，並將這樣的價值觀傳遞到孩子身上，凱蒂認為等她年紀再大一點，她也要學做別緻的飯糰，要不然會嫁不出去。第三代日裔移民對於祖國日本的形象，來自父母親的敘述和價值傳遞，對自小即生長在

美國的她們而言，外在人、事、物對日裔的排斥、貶低或歧視，加劇了第三代移民對美國的離散感，即使身在家園之中，卻有失根離家的感覺。

另外兩本以中國人爲主角的《龍門》、《龍翼》可歸類於華美文學，是由在美國土生土長、接受美式教育的華裔美國人用英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多具有鮮明的族裔意識和反抗精神。發掘歷史、喚起記憶，是華裔美國人實現文化認同的策略之一。面對美國主流歷史對華人移民的忽視和有意識的消音，在歷史與虛構、現實和想像、現在及過去的雙重張力下，打破沈默，發出聲音，以擺脫種族歧視的束縛，這正是《龍門》的文化意涵，書寫了華裔移民漂泊離散的史詩，同時也抨擊白人的種族歧視，進一步肯定先輩移民拓荒者的角色。

單德興、黃秀玲在《天堂樹》的書序中，談到華美文學與其他弱勢論述從族裔、性別等角度出發，共同重新省思美國文學典律(canon)，⁸³重寫美國文學史，而且發揮了特定的作用。(頁 7)

早期中國移民是以契約勞工的身分赴美，中國勞工經常在自己同胞的監管下集體工作。雖然中國人體型較美國人瘦小，但是吃苦耐勞的特性，再加上工資低廉，對美國的西拓或種種開發有十足的貢獻，但中國人始終被白人視爲是工作競爭對手，且被施以苛刻甚至粗暴的態度對待。反華的情緒日益高張，美國國會終在 1882 年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⁸⁴中國勞工從此不得進入美國，而已在美國的中國工人，則不得申請妻小到美國團聚。此舉帶給在美華人極大的影響，一開始華人移居美國的都是男性，單身赴美

⁸³ 典律一詞，根據西方學者考證，源於希臘文 kanon，意為量杖，後引申為律法，乃教堂用以分辨「正統」與「異端」，篩選宗教經典的一套原則。引自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市：麥田，1995)，頁 171。

⁸⁴ 早期赴美華僑，很快成為黑、白勞工競爭的對象，排華運動以加州為中心，慢慢擴展。1882 年迅速通過美國西岸各州渴望已久的排華法案，其主要內容有以下二點：一、為停止華工入美十年；二、此後，州法院或聯邦法院均不得准許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以上資料整理自陳靜瑜，《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美國華人社會史論文集》(臺北縣：稻鄉，2003)，頁 29-30。

賺錢，期待終有一日衣錦還鄉、落葉歸根，排華法案一出等於阻斷了返鄉之路，就這樣永久被困在美國。

另者，由於中國地區貧窮困苦，而出現販賣女嬰的現象，這些被賣出國的女孩，幾乎被拐到美國西岸礦區或華埠從事娼妓工作。才會《龍翼》裡出現這樣的景象：街上看不到一個女人，全是男人。到這裡來的女人多半是妓女，但也有少數有錢人帶妻妾過來，那畢竟是例外。(頁 33)而白人之所以不讓妻子陪同丈夫去美國，是因為他們不希望唐人永遠住在那裡。(頁 14)從這裡可以看出《龍翼》正是以排華時期(1882-1943)作為時代背景所書寫，並以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做為故事場域。同時也描寫出十九世紀末期，當時華埠充滿罪惡、黑暗的一面，中國人和白人都會來到這裡從事賭博、嫖妓和吸食鴉片、毒品等罪行。

早期第一代移民美國的華人堅持「落葉歸根」。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不幸客死異鄉時，撿運骨骸返鄉歸葬，被視為是極為重要的習俗。《龍門》中主角癩皮的舅舅死於野外，癩皮不顧危險只為尋回舅舅的屍體，因為他擔心舅舅的鬼魂會永遠待在荒郊野外，連死後都要客居異鄉。(頁 404)落葉歸根的觀點根深柢固。不論《龍門》或《龍翼》，在故事的最後都體現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觀念上的轉變。

《龍門》的故事背景設定於南北戰爭期間，林肯推動一項建築一條橫越大陸、有效連結東西部鐵路的計畫。1863 年，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Union Pacific Company)便由美國的中心俄馬哈(Omaha)往西興築，同年，中太平洋鐵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Company)開始由加州向東興建。不過，他們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築了五十公里的路。為了加快進度，1865 年鐵路公司決定試用華人勞工。當時的中國正處內憂外患之際，位居廣東的中國人紛紛離開祖國，遠渡重洋前往美國。

在如戰場般的鐵路隧道裡工作，華人與白人不但不同工而且不同酬，較高的工時卻領低薪資，只能低聲下氣、忍氣吞聲的被折磨。在中國家鄉是何許重要的大人物，但是在金山，「他們不過是一個工人，什麼也不是。」(頁167)爲了讓在祖國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不得美國忍受鄉愁和種種不平等的待遇，華人的離散感由此而來，在「移民」的身分困境中遭遇打擊。

《龍門》裡有一句話貼切寫出移民身分困境：遠赴金山工作的人和留在幫會裡的人，不僅是衣服和言語不同，他們連內心也都改變了。(頁78)說明了移居美國的華人對家鄉的人而言，已經起了改變，但是在西方人眼中，每個華人都是「約翰」沒有姓名，是一個不被美國人接納的異族。他們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生存，有種無所適從、失根的感覺，亦如同懸掛著的空間，不被任何一方所接受，夾在中、西兩種文化世界之間，同時屬於兩個世界，卻又沒有任何歸屬的地方，正符合移民文化的特質——混合交錯的文化視角，跨越家園、地域界線的空間變位。

三. 非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寫實主義是兒童文學的明顯特色之一，尤其少數族裔的生活經驗也盛行在小說題材中，當中尤以黑人被奴役的經歷爲甚。

《黑色棉花田》已經是遠離黑人奴隸時代的作品，然而，當時的社會風氣卻仍存在「白優黑劣」的觀念，黑人因此深陷在奴隸時期的恐懼之中，不敢對白人反抗，作者努力呈現黑人遭受白人歧視的經歷，不同的是，文本中凱西一家對種種不公平的現狀，採取實際行動反抗和抵制，他們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與命運、與環境奮力抵抗。

文本中一段描述「白人優先」的情節：

橋上一次只能容許一輛車子通行，所以誰先到，就有權先過橋。但

是這項不成文的規定常常不管用。不只一次，我和媽媽或奶奶駕車要過橋，但是只要有任何一輛白人的車子要過去，我們就得退出來，讓他們先通過。(頁 179)

許多租用白人土地的黑人，辛苦大半年所種的棉花，卻要將百分之六十的收成交給白人，在鎮上白人所開設的商店購買農用品，也要面臨被剝削的命運，不時遭受白人要抓他們去當奴隸的威脅。當凱西的父母採取行動並聯合其他黑人，共同對抗白人不合理的對待之後，凱西的父親也被白人持槍攻擊，母親則失去教職，但是一連串的威脅都沒有讓他們放棄希望，凱西的父親指著被周圍大樹包圍的無花果樹，鼓勵凱西：

那棵無花果樹的根卻往下越紮越深，它和那棵樹一樣，同屬於這塊土地。它雖然知道自己沒辦法長得像其他的樹那麼高，卻還是每年開花結果，沒有放棄生存的希望。我們要向這棵小樹學習，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絕不放棄。(頁 260)

主角凱西雖不是在黑奴時期長大的孩子，卻常目睹同是黑人的鄰居無故遭到白人迫害，她以孩子的口吻，既不解又委屈的詢問父母，為何會有這種情況，也呈現出黑人在當時更有身分認同上的危機。

離散族群遭遇種族主義和貧困生活條件的傷害，但是在文學世界裡，卻沒有任何不可侵犯的疆界，因此弱勢的離散族群在文本中呈現衝突，繼之展開反擊進而取得和諧。

第四節 身分認同

林立樹在《美國文化史——民主與平等》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建立與世上其他國家有顯著不同，它不依血緣結合，也不循武力征伐，而是靠身分的認同。因此，造成了許多住在美國而終生不能成為美國人的窘態，也形成這些人對美國的認同危機。⁸⁵這段話，說明了美國國家成員的混雜性，移民身處在充斥各色人種的異地裡，種族間相處的複雜性和文化間的交融，使得種族間的衝突或文化碰撞難以避免，移民在此環境中力求他者認同，但種族歧視和差異卻往往造成移民認同上的危機。

種族間衝突產生的原因眾說紛紜，在衝突的混亂中，少數族裔因為寡不敵眾，總是居於劣勢，究其根源，研究者認為衝突主要來自於認同的問題，談到認同則往往帶出「差異」的課題，因為，認同需要有我、他之別。若要定義自己，人們需要一個他者，這個他者與自己之間存在差異性，而區別必然產生比較，比較到後來又衍生出評價：我們比他們優秀嗎？自我的本位主義常常導致合理化的行為：我們比他們優秀。由於每個群體都在做類似的事情，因此相衝突的合理化行為就會造成競爭，競爭則產生敵意，刻板印象隨之而起，對手被妖魔化，他者因此成為敵人。

一. 身體

身體是一個位置(site)，它設定了「我們是誰」的界線，同時也提供了認同的基礎。當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與其他人共同擁有一組天生的本性與價值，人類的差異最為顯著的就是身體，透過父母的基因，我們的軀體得到族群共有的身體特徵——膚色、頭髮、五官、身材……等，

⁸⁵ 林立樹著，《美國文化史——民主與平等》(*Democracy and Equality*)(臺北市：五南，2005)，頁 1。

新生兒就成為族群的一份子，繼承了族群的外在表徵，這是第一個差異——身體，除了認同的標記之外，身體還負載審美的主要基礎，夾雜著林林總總的價值和感受，有時又形成一種偏好，左右著我們對自我及他人的看法。伊薩克(Harold R. Isaacs)也認為：對某些人來說，由於身體的某些部分與眾不同而形成某種痛苦經驗，身體特徵的確會成為認同模式的關鍵因素。⁸⁶身體的差異帶給人類高度區別族群的外在表徵。身體做為一種認同的標記，比任何一項東西都來得顯著。誰是「我們」，誰又是「他們」或「他者」，一目了然。

凱薩琳(Kathryn Woodward)曾在《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⁸⁷一書中提到，從歷史觀點而言，身體是一種特定的媒介，透過此一媒介，認同被生產、呈現出來。(頁 216)直接指出身體與認同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在《閃亮閃亮》中日裔美籍的家庭投宿旅舍時，因晒得黑黑的皮膚而被白人廣泛歸類為其他族群，下面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她拿開話筒，對我爸爸說：「印第安人住後排房間。」

她將一把鑰匙和登記卡推了過來。

「我們不是印第安人。」我說。

「墨西哥人也一樣。」

那年夏天爸爸常在後院工作，皮膚晒得黑黑的。(頁 38)

這段話顯示出膚色是大多數人用以判別族群的首要條件。在此書中也提及，當他們父女三人到餐廳用餐時，餐館的告示牌上面寫著「有色人種後面用餐」，宣告著以身體作為區隔族群的指標。

⁸⁶ 伊薩克(Isaacs Harold R.)，鄧伯宸譯，《族群》(*Idols of the Tribe*)(臺北縣：立緒文化，2004)，頁 106。

⁸⁷ 凱薩琳·伍德渥(Kathryn Woodward)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臺北縣：韋伯文化，2006)。

有趣的是《閃亮閃亮》裡，關於日裔嬰兒初生時受到護士們歡迎的一段描述，醫院裡的護士從沒見過日本嬰兒，所以都爭著去看他，作者藉由凱蒂感嘆道，很多人忽略了我媽媽，卻被這個日本小嬰兒給迷住了。但是，凱蒂疑惑著：等他長大後，這些人會不會不理他，而待他如螞蟥？(頁 68)同樣是日本人的膚色和血統，不同的年齡以及身體的大小，都影響著他們的遭遇。

在《龍翼》中，是這樣描述白人的：他們又高又大，全身毛茸茸的，讓我認為他們是具有法術的虎妖變的。(頁 22)她那一頭火紅的頭髮，讓人覺得她像喜歡作弄人的狐狸精。(頁 144)以中國人的眼光觀看白人，也可以看出差異所帶來價值判斷，且將他者妖魔化的最佳寫照。

然而，相較於其他族群，對美國黑人來說，膚色、身體特徵這項要素，在構成他們基本的族群認同中，更顯得重要許多。在《黑色棉花田》中，部分的白人也以「黑鬼」訕笑黑人，白人們認定黑人與他們生來不同，黑人不如白人，文本中呈現出白人對黑人的輕蔑和歧視。膚色的階級制度應運而生，黑人被白人主流社會貶為次等人的地位，也因此產生認同的機制，建立生存、屈服或抗拒的模式。《黑色棉花田》中的主角(第三代)即是採取反抗的行動，勇敢對抗白人的歧視，以機智反擊白人的訕笑和侮辱。

有色人種無法選擇膚色，但膚色卻決定了他們在一個場域中的位置，種族歧視讓他們位處主流中心的邊緣地帶。只要有人蓄意或惡意的挑動、煽起，都極易引發衝突或歧視。

二. 名字

接下來是身體特徵的延伸，也就是名字。伊薩克(Harold R. Isaacs)在《族群》一書中指出，在所有認同的符號當中，名字的確是最簡單、最實在也最明顯的。但是，就像所有簡單的事物，它也是最複雜的。(頁 110)命名與語言、符號有關，從名字的意義能夠追溯其根源何處，它能標示出一個國家、一個

人、一個群體，揹載過去所有的歷史資產。個人的名字也能成為群體認同的標記，是用以代表個人的符號和個人存在的事實，但當個人名字冠以家族姓氏時，家族和個人成為一體，名字代表的意義即是整個家族。

《閃亮閃亮》即在姓名上突顯出第二代日裔移民和第三代之間的差異。第二代的長輩仍以日本名字命名，如：竹島・雅夫(爸爸)、清子(媽媽)、勝久(伯父)、富美子(伯母)，他們為第三代取了西方的名字凱蒂、琳(姊姊)、山姆(弟弟)、大衛(堂弟)、丹尼爾(堂弟)，但仍保留了日本的姓，例如凱蒂的全名是——凱蒂・夏子・竹島，因為夏天是她出生的季節，秋天出生的姊姊則取名——琳・秋子・竹島，弟弟是山姆・竹島一郎，「一郎」是長子的意思。然而在平時的稱呼仍以西方的名為主，喚她們倆為凱蒂、琳或山姆。

《幸運小銅板》中正好就有一章——〈姓名有何意義〉，(頁 308)當中除了小銅板為貓咪命名的情節，她也在這時了解到自己姓名的由來。小銅板的父親在最後一封家書寫道，那個寶寶就像是一個失落的一分錢硬幣，而他再也無法握住。(頁 322)如同一枚丟失的銅板，義裔家族因此為小銅板取了這個小名。這個小名也提醒著所有家人，小銅板父親的死去。另外，有一段描述寫道，當勞菲叔叔說出一個名字——傑克・特條茲懷格，她的芙維雅嬌嬌馬上就能辨別出，那不是一個義大利的姓。(頁 316)一個看似簡單的姓名不僅有其意涵，也讓人看出「你來自哪裡」，在所有的文化裡，名字都賦有意義和某種力量，大至天地宇宙，小至個人，一切都以名為始。

《龍翼》中也呈現出有趣的現象，許多白人稱唐人為「約翰」，因為他們堅持認為，他們永遠無法念好他們真正的名字。(頁 67)而唐人則稱白人為「洋鬼子」。以一個概括的稱謂統稱某一族群，象徵著輕蔑和對他人的不尊重，在此一稱謂之中，個人成為沒有姓名的泛泛之輩，沒有名字也意味著身分的喪失，亦將產生認同的危機。

失去名字讓人喪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在戰時，敵國僑民的身分，

名字變成身分、國籍的指標，可能為個人招致危險。在《海蒂的天空》描述到與名字相關的情節，當派瑞麗為新生的嬰兒取德國名，卡爾認為這時候取這種名字，只會給自己找麻煩。(頁 240)透過名字能看出一個人來自何處，在戰爭時期，敵國僑民的名字成為注目的焦點，也為他們帶來危險。個人的名字成為基本群體認同的標記，名字儘管是個人的，但本質上還是群體的。名字可能成為衝突的起點，亦能導致認同的危機。

三. 語言

另外，使用的語言符號是人類物種所擁有，最獨特的一種能力。當嬰兒呱呱墜地開始，就已經開始聽聞並從中體驗和學習語言的意義，小孩從母親那裡習得語言，語言又成為溝通的工具為人所用。海倫·林德(Helen Lynd)說表示，語言運用的每一個面向，對發現自己的身分都非常重要，同時也是讓孩子知道自己是誰，學會講話是主要因素之一。⁸⁸語言幫助孩子界定自己，靠著語言，他能發現自我、家庭、文化與世界。

如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曾說，想像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形式。⁸⁹選擇一種語言就意味著選擇一種文化價值，一種生活方式。

離散者通常保有祖國或原鄉的文化，例如語言、飲食方式、文化傳統或宗教，這是離散者對族群情感的歸屬，也是情感連繫、凝聚的依歸，共通的語言能加深同一族群的情感、向心力，但離散者在運用語言上則多了一分尷尬，身處的異鄉使用不同的語言，離散者該如何自處或選擇語言符號，在在都能指出他們的認同。

對第一代移民而言，面對陌生的環境、不熟悉的語言，他們慣以使用自

⁸⁸ 《族群》，頁 145。

⁸⁹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尚志英譯，《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臺北：桂冠，1995)，頁 10。

己原鄉的語言符號，與他鄉一段時間的交流之後，學習了當地的語言，爲了謀生或交流，常會混雜著的使用語言，對同一族群使用原鄉的語言符號，面對他鄉人則使用能與之溝通的語言。也有更多的第一代移民在融合一段時間之後，仍聽不懂他鄉的語言而發生生活上的障礙甚或衝突，選擇與使用同一語言的家人或族人群聚在一起，成爲必然的結果。

像是在《海蒂的天空》中，當時戰爭的緊張氣氛，不可說德文的禁令對路德教會卻很難熬，因爲他們聽不懂英語，禁說德語也幾乎要他們閉上嘴，成爲噤聲的一群。

《閃亮閃亮》裡有一段描述，是關於當凱蒂用「kira-kira」去形容她所喜愛的每件東西：美麗的藍天、小狗、小貓和五彩繽紛的紙巾時，媽媽說她們亂用了那個字，沒有人用 kira-kira 形容紙巾。(頁 11-12)顯示出移民後代對原鄉語言的疏離和陌生。

《幸運小銅板》也提及第一代的移民不希望後裔子女學習義大利語，另外還描述到祖母諾妮剛到美國的一年多後，她依舊因爲不懂對方說什麼而害怕講電話或應門，全身黑色的衣服，是她的盾牌、盔甲，也是她讓外表看來凶悍的方法，以便隱藏她又老又累又想家的事實。(頁 135)文本中也提到第一代義裔移民大部分並不懂英語，因此義大利報紙在美國當地的發行，讓這些不懂英文的義裔美國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頁 120)語言是爲自我發聲的工具，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認爲，沒有語言，民族就不存在。⁹⁰語言不僅是溝通經驗的工具，實際上也在個人形成基本的群體認同上佔一席之地，語言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要項。在今日，世界上各個角落的族群、部落、民族，都處於爲自己尋找自我認同和相互關係的新模式，語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而足，成爲當前最方便的族群標誌，也可能因此產生衝突或對立，人如何觀看這個世界，語言都居於關鍵。

⁹⁰ 《族群》，頁 145。

身體、名字、語言這些差異所呈現的問題，引發了敵對和衝突，弱勢族裔離散到異地，在別人的土地與文化中淪為邊緣的異鄉人，然而，看與被看是同時在進行的，在自我將他者妖魔化的同時，自我也被他者刻板印象化。例如：白人鬼子與華人傅滿洲的形象。差異建立於對照，而敵視則源自於不瞭解，歧視並不僅限於其中一方，主流或邊緣不難覺知到彼此的差異，但是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下，移民成為理所當然的弱勢，而主流成為強勢，事實上，種族間的歧視存在於彼此，最大的議題應在於敞開心胸接納異己，包容差異。



第肆章 邁向認同之路

第一節 代與代之間

第一代移民奮鬥打拼，為下一代爭取更好的生活，移民後裔自小出生、成長都在美國，他們對於原鄉記憶不復深刻，所遭受的種族歧視也不如第一代移民嚴重，世代之間存在著歷史和經驗上的差異。

基於此，劉柏川曾指出：

在典型的移民故事裡，第一代總是念念不忘祖國，第二代卻棄之如敝屣，作者會告訴我們，這是同化的悲劇：移民父親還想像自己是在流亡離散，美國兒子卻竭力證明自己有歸屬感，因而二代之間的隔閡無法避免。⁹¹

以上這段話可以從辛西亞在期刊接受訪談所說的話得到印證，⁹²亦能了解到辛西亞的日裔背景如何影響她的身分認同。辛西亞的父親是二世，母親則是三世，⁹³父母都曾從事養雞場的孵卵工人，頻繁的搬遷情形普遍發生在孵卵維生的家庭中，自幼不斷搬家的結果，讓她從來不覺得自己可以在哪裡落地生根，雖然以洛杉磯為家，卻不覺得自己是洛杉磯人，或融入在所謂的

⁹¹ 李有成、王安琪主編，《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市：書田，2006），頁 192。

⁹² 李秀娟，〈族裔作家的文學自由：辛西亞·角畑的訪談〉，《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1 期，2006，頁 137-154。

⁹³ 日裔美國人以時間的先後，將自己的身份分為三代：在日本出生，於 1900 年之前抵達美國的第一代移民稱為「一世」(Issei)；於 1900 年到二次大戰之間，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稱為「二世」(Nisei)；二次大戰之後出生、二世的子女則稱為「三世」(Sansei)。

「洛杉磯社群」中。

「安全感」是她作品中常涉及的主題，原因之一在於她的成長過程中，她一直缺乏歸屬感，她必須不斷在遷徙過程以及變幻流動的小社群中找尋安全感，但她確信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能提供一種生活環境無法提供的安全感。安全感源自人和人之間的聯繫。這也是她作品中最想傳達的主題。

對於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辛西亞認為要依個別情境來看，一般時候她說自己是美國人，但在某些情境下她會特別感覺到自己的亞美屬性、日美背景，不過她仍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且以「他們」來稱呼日裔美籍成員。但是在創作的作品中，辛西亞一方面不願被定型為日美作家，卻又認為創作應該忠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因此她目前的作品大都涉及日裔美籍的人物。

在美國族裔史中，日裔美國人被公認為美國社會中同化於主流文化極深的弱勢族裔，原因不外乎：日裔美國人與白種美國人通婚比例甚高，日裔美國人較其他族裔自負優越，日裔移民較華裔更早在美國建立家庭等。儘管如此，日裔美國人卻是二次大戰期間，唯一因種族之故被拘禁在集中營的弱勢族裔。

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 年)之後，仇日的氣氛更為高張，1942 年開始，日裔美國人被運往集中營拘留，但他們在拘留營期間對美國的忠誠表現，穩定了他們在美國的腳步。在《美國族群史》中寫出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之間的日本移民的差異，第一代的移民大多講日語不諳英語，第二代移民則以英語為主要語言。《閃亮閃亮》中的父母均屬於第二代日裔移民，他們是從美國回去的第二代，意即在美國出生，但回去日本接受教育。因為第一代日本移民希望下一代不要數典忘祖，因此將第二代日裔移民在假日送往到日本學校，甚或送回日本接受日本教育的情形時有所聞，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日本人對於教育和傳承的重視。

代溝也出現在凱蒂即將入學的前一天，媽媽依照日本的傳統，為凱蒂剪

掉她長長的直髮並捲上髮捲，上學第一天讓她穿上一件黃色薄紗晚禮服，到了學校之後，她捲捲的頭髮和正式過頭的服裝，卻讓凱蒂尷尬到極點。(頁63-63)凱蒂的母親也認為日本是可以讓兩個女孩學習女性高雅氣質的地方，對於孩子不像日本人，她感到非常失望，更發誓有一天要送她們回日本學習。

總體而言，從日本移民的社會文化特徵，可以看出日本移民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甚至其後各代，均具有內在的文化連續性，在家庭當中仍保持一些文化習慣，包含節約的生活、與日本族裔朋友往來、緊密的家庭關係、具有民族特色的慶典活動等。世代之間在族群的認同感上有所差異，但他們都願意表白自己是日裔美國人，他們也和其他族裔的移民後代一樣，逐漸疏遠其原先的民族性，變得更具有美國人的特徵。

在美國實施排華政策期間，華人在美國社會環境發生變化，麥禮謙描述到那時美國白人排斥華人的情形時談到，許多理髮店、旅店、醫院和公共場所不肯接待華人。在戲院裡，他們不能和白人混坐。許多地區不租賃房間給華人，有些市鎮更乾脆不許華人居住或做生意。⁹⁴

在此時期，美國限制入境華人人數，此舉對華人的入口有很大的影響，華人因此成為極少數的族群。第一代的華人獨在異鄉，中國人勤奮工作的態度和不需監督的特徵，正是移民第一代所呈現出的形象。⁹⁵這些赴美的先驅，面對美國不友善的社會環境，必然得做適當的調適，他們經歷過排華階段，所遭受的境遇和下一代截然不同。第一代移民的打拼，為下一代的後裔提供了經濟的穩定基礎，和良好的教育，無非是希望下一代的華裔美國人能在美國生存得更好。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自小在美國接受教育，因此在語言溝通上已無隔閡，生活方式也漸漸融入美國社會，但是與第一代之間的文化裂縫卻日益加劇。華裔知名女作家譚恩美 (Amy

⁹⁴ 《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頁 78。

⁹⁵ 《美國族群史》，頁 330。

Tan) 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⁹⁶就描繪到華裔美國人兩代之間的代溝問題，一個操著不熟練英語的第一代移民母親，在文化混雜的困惑和文化代溝的裂縫中掙扎。

在《幸運小銅板》中也書寫到有關世代間的差異。第一代移民不願意教任何一個小孩義大利語，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義裔美國人後代的工作，就是說好英語、當個好美國人。(頁 84-85)

第一代移民從原鄉遷移到新大陸，在心裡原鄉是永遠的故鄉，因此對於原鄉的依戀遠甚於第二代移民，再者，第一代移民不諳新大陸的語文，初來乍到時為了求得三餐或支付旅費，必須付出血汗、勞力賺錢，再加上種族間的隔閡和衝突不斷。反觀第二代之後的移民後裔，他們自小就生活在美式環境之下，接受美國的教育，更不需經歷移民生活初期的艱辛，因此代與代之間必然產生差距、代溝。研究者發現，當離散族群意識到自己特殊的身分時，將自己定義為日裔美國人或非裔美國人時，文化是跨域性的，而且涉及了全球的流動性，發生在知覺到差異，而且創造出新的身分認同時。多重的身分，介於兩種以上的文化交匯，文化間必然產生交會或發生碰撞及衝突。

⁹⁶ 譚恩美(Amy Tan)，于人瑞譯，《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臺北市：聯合文學，1990。

第二節 看見自我

身為一個移民者其所背負的痛苦，身為印裔英國人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以切身之痛說到：一個道地的移民者總是要遭遇三重的破碎之苦——失去自己的身分地位，開始接觸一種陌生的語言，發現周遭人的社會行為和語意符碼與自己的大異其趣，有時甚至令人感到憤怒與不安。⁹⁷這段話道出移民者所遭受到的多重苦痛，而最大的痛苦，除了遭蒙種族歧視的折磨之外，恐怕就是文化身分的認同問題，如同蔡麗在〈「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中所談到的，記憶的疼痛顯然也參雜著自己的某種切身體驗，除了身體的，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精神的。⁹⁸離散者因身分而落入種族歧視的衝突之中，亦迷失在自我身分的認同，「我是誰」的疑問不斷擺盪在此之間。

「自我」往往是透過他人的預期和意見所構成，藉他人之鏡以形塑自我，法國心理學家拉崗(Jacques Lacan, 1901-1981)即在 1978 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觀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⁹⁹一書中提出「鏡像理論」，將「凝視」(gaze)定義為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鏡像理論可以看做是一種認同作用，拉崗解釋，當主體透過鏡像來認識自我，其實是藉由「他者」來認識自我的存在，雖然鏡像過程幫助嬰兒發現「自我」，但拉崗強調，經由鏡中認識的自我並不是真實的自我，而是一種鏡中幻像。¹⁰⁰離散者也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中，形成自我的形象、構成身分認同，而過程是艱難、是複雜也充滿血淚的。

博埃默(Elleke Boehmer)曾說到，移民經驗中的缺失和被置換的東西，成

⁹⁷ 轉引自《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前言，頁 XVII。

⁹⁸ 引自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2007，頁 40。

⁹⁹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¹⁰⁰ 《關鍵詞 200》，頁 120。

了他們藝術作品的結構主題，成了他們界定自我的手段。¹⁰¹移民宛如作為一個本地人卻又生活在一個異己的國度，歸屬感的喪失可想而知，他們是文化的遷移者，承擔著屬於另一個國度的價值觀和文化，一種空虛的感覺伴隨著移民，沒有文化根基，亦無家園根基，也沒有此時此地的歸屬感。移民經歷的時空位移，造成一種兩難的處境。

移民和遷徙是人類在歷史上不斷上演的戲碼，離散帶出了集體經驗與認同等問題，人們在空間上的移動，加速了疆界的瓦解、文化的旅行和置換的可能，漂移多變的位置也使得認同產生多變性，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認同(culture-identity)成為關注的焦點。文化認同即文化身分，實際上是對自身文化身分和地位的一種自覺和把握。對於「身分認同」，克里斯(Chris Barker)有進一步的解釋，身分認同是一個經由品味、信仰、態度和生活風格等符號所意指的本質。身分認同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它使我們有別於其他人，或與其他人相似。¹⁰²也因此，身分認同並非固定的實體，而是我們對自我所進行的情感描述，也是一種社會歸屬。

誠如霍爾(Stuart Hall)在〈文化認同與族裔離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指出，身分認同並不是一致的，我們可能會同時具有許多相衝突的身分認同，朝向不同的方向，因此我們的身分／認同時時在改變，人們並非由單一身分認同所構成，而是在不同的時間裡，產生多種身分認同。根據霍爾對認同的看法，「認同」就是我們為這些定位自己的方式所取的名字，它不僅是一種生產的過程，而且永不完結。

離散者的認同涉及了膚色、文化、歷史、國籍……等複雜的因素，依霍爾所說，文化認同既是『實存，是什麼』(being)，又是『轉化，成為什麼』

¹⁰¹ 博埃默(Elleke Boehmer)，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 237。

¹⁰² 巴克爾(Chris Barker)，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臺北市：五南，2004)，頁 200。

(becoming)的問題，¹⁰³它屬於過去也同樣屬於未來。過去的歷史指定我們的所在的位置，而我們也藉此定位了自己；認同，也就是我們為這些定位自己的方式所取的名字。文化認同絕非一成不變地被置放在歷史和文化之外的東西，也不是最終我們可以全然回歸的源頭。換言之，

身分／認同有其歷史，而歷史具有其真實的、物質的和象徵的效果。昔日持續的對我們說話，然而它已不再只是個簡單的、真實的「往事」，因為我們與過去的關係，就像是孩子之於母親的關係一樣，已經永遠是「斷裂之後」(after the break)的關係。¹⁰⁴

從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過去」仍與移民息息相關，記憶也如影隨行，難以脫離關係。因此後殖民文學作家選擇了「反遺忘」，書寫下過往的故事。

離散一詞在「居住的地方」(the place of residence)和「從屬的地方」(the place of belonging)之間，打開了一個歷史和經驗意義上的裂縫。這個裂縫接著更進一步樹立了另一組對立關係。¹⁰⁵離散挑戰了認同，也強調了離散的不確定性。即使離散族裔在後殖民文化研究領域中，已然是一個廣泛的內涵，它可以泛指一群人，一種精神想像，更可以是身分認同。自二次大戰以降，因政治、經濟或個人因素所造成的人口遷徙現象日益普遍，其中離散族裔主體往往有錯置的經驗，必須在家鄉之外建構家園。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認同過程，離散族裔主體與他者發展一種相聯性的關係，也就是一種交流、結合的動態過程，而非一種靜態、被動的、先天本質的身分。因此，離散族裔的身分認同是複雜且具變動性的。

¹⁰³ 霍爾(Stuart Hall)，〈文化認同與族裔離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轉引自《認同與差異》林文琪的譯文，頁 87。

¹⁰⁴ 《認同與差異》，頁 88-89。

¹⁰⁵ 《認同與差異》，頁 597。

第三節 自我認知

對於後殖民主體如何定位自我、認同自己，張京媛提出，如何界定自己？「我」與什麼認同？怎樣看待「我」和他者的關係？身分和認同不是由血統所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文化交流的結果。後殖民主體必須不斷地重新定位，尋找自己的位置。¹⁰⁶她認為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身分」的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語境對於「身分」和「認同」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殖民時期以來，形成人口流動和暫居類型，再結合科技、資訊進步加速全球化的現象，大幅增加了文化與文化間並置、混雜和交流的情形，也讓人們對身分認同產生危機。全球化與移民的加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主因受到經濟困頓的驅使，人們在全球各地散佈開來，遷徙使人們產生多種認同，因為散居在各地的人口生產了各種不同的認同，而不同的地方也形塑出各種認同。這些認同是變動不拘，也是使人感到不安的。認同並非我們擁有的一個固定的東西，而是一種「變成」(becoming)的過程，是動態，而且是持續在變動的。

依身分認同的變動性，再回頭來看紐伯瑞文學獎作品，也有一定程度的對應。《海蒂的天空》的主角，從一開始自認為是「四處為家的海蒂」，只能靠親戚接濟才有地方住，一直到後來體認到自己的改變、成長，她認為自己已經是「擁有廣闊天空的海蒂，擁有家園的海蒂。」(頁 191)而且帶著希望期許著未來會更好，從「漂泊無垠」轉變成「希望無限」，主角的身分認同源自於對自我的肯定。

《閃亮閃亮》也同樣呈現出身分認同上的轉變，在姊姊琳死去之後，主

¹⁰⁶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市：麥田，1995)，頁 15。

角凱蒂體認世界上有許多人跟她一樣悲傷，她說：認清這個事實後，她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小女孩。她長大了，成為大女孩到底意味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頁 219)因為重要他人的死去，主角認為自己已經蛻變、成長，必須承擔一些看不見的壓力，於是她開始做家事、分擔家務，盡力不讓父母為她擔心，因為她已不再是小女孩。主角對於「大女孩」這個身分的認同，也意味著懂事與成熟的作為。

這些例子都能彰顯出身分認同的變動性。另外，離散經驗中的身分認同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在美國出生的移民後代顯然對於原鄉的認同十分薄弱而且遙遠，遷移活動干預而且造成了移民者在歸屬上的困境，因此當遷徙活動結束後，有關原鄉的記憶，以及血統的起源所衍生出的認同取向，自是難以繼續承傳下去。

身為華裔移民的第二代作家劉柏川，在他的自傳《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 ABC 的成長心路》¹⁰⁷中就曾說到：

我從未要求人家視我為白人。我並不是真的白人。那是說，我既沒有白皮膚，也沒有白祖先。我的膚色是黃的，祖先是黃的，千百代的祖先都是黃的。但是和很多第二代亞裔美國人一樣，我發現自己處於奇特的新地位：被視同白人。別的白人形容我是「榮譽白人」，別的亞裔人則稱我為「香蕉」。尊稱與渾名都出自同一意見，即我已相當程度地由邊緣趨近美國生活的中心，我的內心已變成白的。
(頁 34-35)

劉柏川陳述他人對自己的認同，及其對自我的認同，同時也說明移民後

¹⁰⁷ 劉柏川(Eric Liu)著，尹萍譯，《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 ABC 的成長心路》(臺北市：天下遠見，1999)。

裔所產出的新身分認同。對於從小生活在美國的第二代移民，在同化的氣氛中成長，美國早已成為自小認定的地方，融入美國只是自然發生的歷程，中國是早已遠離的家國。

《幸運小銅板》也呈現類似的情形，主角從未去過義大利，唯一與義大利有關係的是她義裔的大家族，對於義大利話也說不上幾句，義大利對第三代移民後裔的主角而言，是一個遙遠又關係密切的國度，但她卻也能知覺到自己特殊的義裔身分，她說：每個人似乎多少都有血緣親戚關係。除了自己之外，她不認為有誰不是義大利血統，而即便是她，也有一半的成分。(頁84)主角感受到自己和義大利家人血統的不同，卻也意識到那一半的義大利血統。

反觀《龍門》、《龍翼》中，第一代移民對於身分的認同仍是中國人，《黑色棉花田》也仍認同自己的黑人身分，《閃亮閃亮》他人和家人透露出的身分認同，也認為身為第三代移民的主角是日本小女孩。離散經歷帶給移民者的身分認同是特殊、複雜，而且具有混雜性的，各族裔之間、每一代移民或後裔中，普遍存在著對身分認同的差異性，不論移民者對自我的身分認同為何，更為重要的是認同的過程，離散將認同形構的過程以一種特定方式搬上舞臺，離散經驗與特殊歷史結合在一起。

第伍章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第一節 友誼之手

協助離散的移民邁向認同之路的，除了自我的努力之外，有時也需借助外力的支援，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幫助都是途徑之一，紐伯瑞文學獎在書寫離散族裔受到種族歧視的陰暗面，描述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殘忍事件的同時，其實也著墨於人性的溫暖，有時是不同族裔之間的友誼，甚至冒著己身之險的奮不顧身，不畏同胞、他人異樣的眼光，在落難時對弱勢族裔伸出援手，這些都是文本在呈現人性黑暗面時，同時娓娓帶出人心良善的一面。

在種族歧視的意識型態普遍存在時，人人自危的心態可以想見，難能可貴的自是對少數族裔伸出援手的白人，尤其當邊緣與中心對抗，彼此處於對立陣線的狀態下，不同族裔的協助有助於弭平族裔間的對立，消除文本中的「暴戾」之氣，也和緩了衝突，當中也不乏同族裔的朋友同甘共苦的情誼，以下依照文本中友誼的類型分作三類：

一・忘年之交

跨族裔的友誼有時也建立在忘年之交，不分族裔、不分年齡、性別。像是《龍翼》裡的惠特婁太太與主角月影之間的友情，惠特婁太太不顧他人眼光，在地震時出手幫助中國人，對於中國的傳說或月影父親的夢想，以體貼、諒解的心包容不同文化，因而建立彼此間的信任感和友誼。過去中國城的華人總是以「誇張」來想像外國人，戲稱他們為「鬼子」。月影一開始也認為「鬼子」應該是藍色的皮膚、滿臉的疙瘩、耳朵長到膝蓋上，後來漸漸認識這個「鬼子女人」以後，月影才明白，她只是「長了一張鬼子的臉，穿著鬼子的衣服，說鬼子的話」，其實她具有溫柔的美德和耐心，而且擇善固執。(頁 133) 化解了原本存在的成見。後來更是「患難見真情」，在金山大地震後，舅公把

他的椅子讓給惠特婁太太坐。即使是皇帝駕到，舅公也未必會這麼做。可是他卻對惠特婁太太，一個道道地地的「女鬼子」如此特別。(頁 217)也讓這群中國人從此對「鬼子」改觀，就足以見證這段友誼的特別之處。

《閃亮閃亮》中也出現一段不分年齡、國籍的友誼。當主角凱蒂的弟弟被捕獸夾傷時，一位白人男性——漢克·加文協助將他送醫，凱蒂對這位恩人心存感激，她認為白人並不特別壞，不過要找到好人也不容易，而漢克把她們當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人那樣對待。(頁 171)友誼的力量更勝於金錢的慰藉，朋友間的關懷和溫暖，消除了異鄉生活的恐懼和煩惱，幫助主角遠離種族歧視的陰霾，化解族裔間的衝突。

二・同甘共苦的戰友

同甘共苦的戰友指的是，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可能是美國白人的協助，也可能是同族裔的親人或鄰居，為了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

《龍翼》裡，華人聚集在中國城裡成立洗衣公司，彼此照應也給予協助，對於友誼的描述，主角月影有如此的體悟：

我終於發現自己的「金山」，其實不是真正的金塊，而是我認識的人和所結交的好朋友，像公司裡的人和惠特婁太太及羅萍。我以前都沒有，直到離開金山，搬到山上來，我才特別感受到。想起他們給我的關懷和溫暖，種種的憂慮和恐懼都變得微不足道了。(頁 244)

在《龍翼》、《龍門》裡原鄉的同族親友，他們在異地共同為生計、為家人打拼，有著同樣的目標和思鄉的情愁，容易建立起「革命情感」。《龍門》中一起在雪山工作的華人，原本如一盤散沙，最後團結起來，共同採取罷工對抗西方人。

另外，《海蒂的天空》以一位白人女孩的角度，當她面對一個正與自己國家對抗的敵國(德國)僑民，再加上摯愛的男性朋友——查理從軍，站上第一線與敵人抗戰。在海蒂透過給查理的書信，描寫她內心的矛盾，當她聽聞卡爾必須以外國敵人的身分註冊，她覺得好奇怪，他雖然是在德國出生的，但他是卡爾，而不是殺嬰兒的德國佬。(頁 85)

原本海蒂所憎恨的德國佬，卻在她遇見卡爾之後轉變，卡爾雖是德國人，海蒂卻打從心底不願將卡爾歸類為敵人，身為鄰居的卡爾總在她需要時提供協助，尤其是墾荒時卡爾幫忙她犁田、築籬笆、收割……等，然而在戰爭時期與德國移民往來、對他們伸出援手，或表達同情都可能被視為叛國，戰爭的戰火早已從前線蔓延到戰場外，顯示在「非常時期」對敵國僑民伸出援手是件艱難的事情。

三・同儕陪伴

冒險幫助少數族裔的情形也出現在《龍門》，西恩是白人工頭的孩子，因為與來自中國的癩皮年齡相仿，兩個不同族裔的孩子產生交流並結為好友，即使遭到兩方家人的極力反對，在隧道裡苦悶的工作環境裡，兩人仍成為無話不聊的訴苦對象。對於這段友誼，主角癩皮覺得：不管從哪裡來，又或者是誰，這些都不重要了。在這座山上，白人西恩正和自己一起對抗整個世界。而雙方的父親怎麼想並不重要了。(頁 231)友誼關係屬於人際關係的一環，對於發展中的青少年而言，同儕的支持更是人際關係的核心。

當西恩不顧父親反對，執意陪著癩皮上雪山埋炸藥，即使冒著危險也義無反顧，甚至還幫助癩皮去調查漢人和西方人的工資，面對如此的西恩，癩皮形容：這時，他比任何兄弟還親。他這種瘋狂、特立獨行的作風，比任何在隧道裡的漢人更像自己。(頁 352-353)在西恩身上他找到了與自己類似的特質。

在《黑色棉花田》裡，老是跟黑人小孩走在一起的白人傑洛米，他總是不在乎白人孩子的嘲笑。還有擔任律師的白人傑米森，他雖然是個土生土長的南方佬，但不認同那些不合理的事件而默默支持黑人，傑米森支持凱西父母的土地貸款，幫助他們對抗白人合理的剝削。

但也有反例，在《黑色棉花田》裡兩段黑人與白人間的虛假友誼。提傑是黑人小孩，因為愛玩，常常往白人開設的華里士商店跑，與白人馬文兄弟結為朋友，表面上稱兄道弟，最後卻遭他們陷害而惹禍上身。以及黑人主角凱西為了報一箭之仇，假裝與曾經羞辱過她的白人莉莉安成為朋友，整整一個月，她心甘情願的做莉莉安的奴隸。(頁 226)莉莉安因而向凱西透露她的小秘密，最後凱西以此做為威脅，要莉莉安為多次辱罵她的事和種種不公平道歉。建立在復仇的友誼，還有一段血淋淋的描述，當凱西制伏莉莉安，並且逼莉莉安向她道歉之後，凱西感覺心裡舒服多了。莉莉安很困惑的問：「凱西，妳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呢？」凱西無情的看著她，然後轉身離開森林。凱西不相信她會不明白，因為這就是遊戲規則。(頁 231)

這是一個反差極大的例子，如果說這是作者心目中關於黑人勇敢反抗壓迫及為爭取尊嚴而戰的記載，¹⁰⁸其實更像是可怕的復仇，顯現出種族間互相歧視的醜陋。

然而，跨族裔的友誼仍存在一道看不見的鴻溝，它來自族裔不同的文化、習慣和風俗，文本也試圖呈現出族裔間的距離，例如《黑色棉花田》裡，凱西的父親說：

「黑白之間的友誼通常無法很持久，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我們羅根家不太跟白人打交道。因為白人就是麻煩。凡是跟白人打交道的黑人，不久就會倒大楣。或許將來，黑人白人有可

¹⁰⁸ 《黑色棉花田》作者簡介，頁 10。

能成為真正的朋友，但現在是不太可能。」(頁 202-203)

文本裡也不斷驗證這個說法，和白人打交道的黑人最後都會惹來麻煩，在那個種族歧見根深柢固的時代，黑白之間的友誼還是會被他人以好奇心觀望，以「有色的眼光」看待。

《龍門》出現的友誼隔閡在於族群間習俗文化的不同。當癩皮爲了讓舅舅的靈魂可以回家，執意希望能找到舅舅的屍體，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時，西恩卻認爲這只是迷信，可以改爲舅舅立碑紀念，西恩看著癩皮，彷彿他也感覺到兩人之間的鴻溝。在這之前，癩皮一直以爲他們之間沒有什麼是不能溝通的。(頁 401)兩種不同文化，確實需要時間理解與包容。

紐伯瑞文學獎作品呈現了各個族裔在遭遇種族歧視時，不同膚色的友情，有真友誼，那是不分年紀、國籍、膚色的情誼，還有一種虛偽的友情，建立在欺騙、利益交換之上，從跨越族裔的真友誼中，讀者能從中體會朋友和互助的可貴，反之，假友誼反映出人類的現實社會，種族的衝突和對峙，幫助孩子事先體認到人生各種際遇，從中獲得啓迪。

在異鄉時的友誼彌足珍貴。但從族裔的觀點來看，弔詭的是，這些作品在書寫邊緣的弱勢族裔時，一方面，他們遭遇白人種族歧視的對待，但另一方面，對弱勢族裔伸出援手的，恰巧也是白人。作者試圖爲弱勢族裔發聲和平反的同時，反而透露出「成也白人，敗也白人」的意涵，突顯了白人仍居於關鍵地位，不但強化邊緣和中心的位置，也銘刻下主流和弱勢的差異。透過白人的歧視和援助，卻將弱勢族裔的位置愈加邊緣化、弱化，不禁落入「白人拯救弱裔」的意象之中。

第二節 家庭的力量

薩伊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曾引用十二世紀薩克森僧侶聖維克多·雨果(Hugo of St. Victor)的一段話：

凡是一個人若覺得其家園是甜蜜的，則他仍然只是一位纖弱的初學者而已；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則只能算是強者；若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若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則他已是一位完人了。¹⁰⁹

薩伊德強調離散者在檢視離散所內含的失落感時，必須跳脫出「家園是甜蜜」的想法，而將自己放諸四海皆能獨立自主。然而，在實際的移民經驗中，家庭，的確提供離散者不容小覷的支持力量。

與其他的西方世界的家庭模式相比較，義大利人對家庭的依附是非常強烈的，可說是超出對國家、宗教及道德的關係。¹¹⁰如同《幸運小銅板》的義裔家族，所有活動幾乎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熱鬧的晚餐時間、整個家族全員到齊的婚喪喜慶，展現了義大利移民重視家庭，傳統節慶的習慣。他們承繼了拉丁民族強烈的家庭觀念與團結的性格，在社會活動中，居於中心位置的是家庭。

「家族」對義大利人來說，是生命中重要的依存。此外，義大利人的家庭是以父親為主，儘管在日常生活中，由母親作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賺得

¹⁰⁹ 轉引自《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前言，頁 12。

¹¹⁰ 《美國族群史》，頁 129。

的大部分收入。¹¹¹《幸運小銅板》也有如實的提到，雖然義裔家族裡男人很多，但別被騙了。女人才是真正決定事情、做事的人。(頁 83)在書中有關這個義裔家族的描述如下：

這裡就是這樣：很多人來來去去。爐子上總有一鍋東西正在沸騰冒泡，總有人把奇揚第酒倒進酒杯，烤箱裡總有通心麵。義大利紙牌……玩到清晨兩點也不算什麼。我不認為我媽媽曾經熬夜熬到清晨兩點鐘，更別提會讓誰午夜時分到家裡參加牌局。(頁 86-87)

這段描述不僅呈現出義大利家庭特殊的氣氛，也刻意突顯出美國家庭與義大利家庭的差異性，敘述中提到許多義大利食物，如義式派餅——司佛里亞特雷派餅、奇揚第酒、通心麵、帕斯提耶拉……等別具義大利風味的美食，另外，也不忘談到義大利婦人對動物的內臟相當有興趣，例如：油炸小牛腦。(頁 40)這就是屬於義大利移民獨特的「味道」。如同小銅板所言，姥姥的廚房和義大利奶奶的廚房第一個不同點就是氣味。(頁 68)義大利移民不僅保存了傳統文化，也保留他們料理食物的方式，並將原鄉的生活移植到美國。

移民美國的非裔人對家庭也非常重視，因為他們深知，家庭是使他們得以生存、繁衍子孫的重要依歸，家庭的支持讓他們得以正向面對白人的歧視，如同凱西的母親所說，黑人們天生沒有辦法選擇要當哪種膚色的人，或是選擇誰做他們的父母。他們所能做的，是對自己現有的生活做各種抉擇，並且不斷的努力。(頁 168)在今日的美國中，黑人的整體地位較過去有很大的改善，但仍與白人間有著複雜的、密切的互動關係，種族歧視的問題卻仍然存在。

日本也是重視家庭的民族。1890 年，日本人才開始到美國西海岸地區定

¹¹¹ Lopreato, *Italian Americans*, p.58.

居。日裔美國人勤奮節儉，相當重視家庭，他們認為家庭的延續與家族的存亡至關重要，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強調家庭和睦是安定的保障。在 1924 年以前，大部分日本婦女以日本移民新娘的身分赴美。多數的日本移民男性捨棄存錢回鄉娶親，而採取較經濟節省的方式——「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s)¹¹²以娶得婚姻中另一半。此種作法，使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也加深他們反日的情緒。

家庭之於離散者，猶如溫暖的港灣之於漂泊的船隻，總是在適當的時機提供足夠的力量，支持著離散者面對遭受歧視時的疏離感。然而，對於離散者而言，家，並不只狹義的指稱家人所在之處，它更廣義的包括了落地生根之所、重起之地，如家人般給予情感支持的友誼，也賦予了家的新意涵。每一個落腳的地方，就是家。但是，深一層剖析，家對不同的人而言，確實有不一樣信念和堅持，這些都會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和話語表達出來，同時也會影響到他們在各個階段所作的生命抉擇。

在探討離散概念時出現的家園(homeland)的概念，常常指引我們想像確實有一個家園的實體存在，事實上，對離散者而言，家園其實也可以是一個不存在實體的想望、一種沒有親身體驗卻「感同身受」的「生命經歷」。

根據法國理論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說法，寓所(dwelling)和家也是人類發展出歸屬某個地方的感受的關鍵元素：

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在價值層面，它們一起構築成記憶和意象的共同體。因此，房舍不只是每日的經驗，是敘事裡的一條線索，或是在你訴說的自己的故事裡。……因此房舍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

¹¹² 日本移民男子將自己的照片寄回日本，尋找新娘。在舉行了新郎缺席的儀禮後，新娘加入夫家的戶籍，然後以移民妻子的身份入境美國，與從未謀面的丈夫團聚。以此種方式移民美國的日本婦女被稱為「照片新娘」。

想的最偉大力量之一……。沒有了它，人只不過是離散的存在。¹¹³

家是記憶的儲藏所，也是人類之所必要依歸的地方，對於離散者而言，家更是必要的存在。

對於《海蒂的天空》中主角海蒂即是如此，在原本陌生的環境中，遇見一堆好鄰居，墾荒的生活讓她學到：好鄰居是無價的，歷經一番波折的她深刻體認到：若不是鄰居幫忙，她不可能看到如織錦般的亞麻和大麥田，也無法得到新的家人。墾荒生活讓她明白：關懷別人比種田重要，原則比黃金重要，正確的選擇比大家的選擇重要。(頁 199)這些好鄰居在彼此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不因國籍的不同而有所芥蒂，冒著叛國的罪名也甘於為朋友出力，此時此地的家園是友誼共築而成，家的力量讓他們緊緊依靠、連繫，進而找到自己的歸屬。

在《幸運小銅板》一書中，家庭也佔了極大篇幅，兩個不同國籍的家族，因著共同成員——小銅板再度相互聯繫、關心，當小銅板受傷時，兩個家庭不間斷關心，更可窺見家庭所賦予的正向力量。

《閃亮閃亮》在經歷過姐姐琳逝世之後，最終仍將主軸回到家庭，即使家庭的成員在心理上已經產生微妙的變化，主角凱蒂發現父親終於從創傷中走出：

為了讓我和山姆有飯吃，他知道自己不能一天到晚流眼淚。聽起來也許殘忍，事實上根本不得不如此。他必須替兩個還活著的孩子著想。既然身為人父，就得優先考慮一家子的生活，而非死去的孩子。
(頁 263)

¹¹³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頁 98-99。

父親在最後終於體認到，選擇擁有一個快樂的家，勝過永遠活在愁雲慘霧中。全家人一同正視悲傷，家庭給予彼此再站起來的勇氣，應該繼續向前走的時候，就繼續向前走。

同樣的，在《龍翼》裡，家園因著時空的變異而產生置換，中國原本是家園，但是離開之後，中國成為記憶中的「彼時彼地」，已是只能留待回想的家鄉，而抵達的金山——美國則成為「此時此地」的家，一個嶄新的家園。唐人街的親戚、同胞以及惠特婁太太、羅萍，這些人的關懷和溫暖，也讓一直以飛上天為目標的父親，在一次試飛失敗後，驚覺到家庭比飛龍更重要，而下定決心將妻子從中國接到金山團聚。

《龍門》的家庭從離開中國之後，家庭便隨之轉移至美國，在金山一起生活、工作的伙伴們，都是這個家的一份子，所有的食、衣、住、行全都息息相關，彼此依存。最初也許如一盤散沙般不團結，歷經過風風雨雨之後，也讓他們更珍惜彼此間的感情。

《黑色棉花田》裡羅根一家人擁有一片共有的棉花田，農忙的時候全家都投入其中，一同對抗華里士商店和葛倫格家族，在凱西遇到挫折或種種不公平的待遇時，最後都是家人提供的建議和安慰讓她有力量面對。

這些文本不約而同選擇了留下，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園。《海蒂的天空》裡的海蒂雖然最終選擇離開蒙大拿前往西雅圖，但仍不離美國國土。留下來面對一開始遷移的選擇地，他們決定留下的原因很多，而「家園」是共同不變的掛念。

家園，無論是實存的處所，或是心靈之所寄託。也許是血脈相連的親情，或是患難與共的友情，身處異域時，家園的意義已超越一切，當家庭成為情感生活的理想中心時，皆蘊含庇護、安全的意味，是賦予歸屬感受的關鍵因素，也是兒童文學中少不了的主題。

各國移民一開始抱持著「美國夢」到達新世界，例如：《黑色棉花田》中，即是懷抱著「人人平等」的美國夢，渴望有朝一日黑人與白人能夠真正的平等，黑人能夠擁抱自由。《龍門》裡的白人工頭基爾洛里，爲了想找到彩虹盡頭的金幣而東奔西走，(頁 229)也隱含著渴望致富的美國夢。另外，火狐舅舅一開始也是因爲在中國日子太苦，才遠渡美國金山做淘金客，然後將賺來的錢改善家鄉親人的生活，投資建設回饋鄉里，希望終能完成救中國的使命。而當火狐舅舅和月影父親風光的穿著長袍、洋皮鞋回到家鄉，看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不僅是實現了美國夢，而且衣錦榮歸。《龍翼》中也存在同樣的美國夢，舅公、長生或是乘風，他們在中國艱困的時期到達金山，他們深信美國之所以稱爲金山，是因爲那裡有一座金礦山，於是帶著希望帶著淘金夢，在美國開設洗衣店賺錢，也富足了他們在家鄉的妻小。

這些移民們迫於生計而漂泊異鄉，懷抱著理想和夢想，最終仍抱持著「梧桐落葉終歸根」的觀念，於是告老還鄉、衣錦榮歸成爲他們最迫切的願望。¹¹⁴在美國胼手胝足的爲經濟、爲家人、或爲更好的生活打拼，直到美國移民政策放寬，¹¹⁵眷屬也能一同移民美國，落葉歸根的觀念才逐漸轉爲落地生根，原本懷抱的美國夢轉變成「要在當地建立家園」。文本中的人物也透過家園或友誼的協助，決定在新土地上自我調適。

¹¹⁴ 同上註，頁 101。

¹¹⁵ 1965 年，國國會通過修改 1952 年的移民與國籍法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這個移民與國籍法廢除了原來國籍的配額，並且對家庭重聚者給予優先考慮。

第三節 家園的遷徙與新建

離散者是遠離家園的，因此家園之於離散者具有特別的意義。科技的無遠弗屆將世界縮小為地球「村」，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在短時間到達，而且可以借助網路在瞬息間得到各地的訊息，因此，以距離的遙遠、音訊的隔絕為基底，所產生的故土與異域之別，以及傳統的思鄉情愁都已轉變其本來意義，而悄然產生置換。家園對離散者而言，不再是過去的「落葉歸根」的執著，而是將己身當作一顆種子，著落之所在便是家園。

社會結構之中最核心的是家庭，父母及手足對個人的價值觀有最原始、基礎但深遠的影響，家庭塑造個人對社會四週事物的觀感。

家庭之於個人影響至深，但家園與離散一詞相同之處，即在於都有其變動性。宋國誠在《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前言中，就談到：在當代世界中，家園已不是一間終生廝守的暖室，而是變動不居的驛站，換句話說，家園只是一捆隨身攜帶的文化資產，而不是有形居住的空間。(頁 XV)這段話說明了家園的變動性，對跨國移民者而言，他們可能一出生不在自己家裡，而且也不在自己的庭院或居室中成長。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一書中提出「在家／離家／返家」(Home-Away-Home)型態，他認為兒童文學作品所強調的議題，都與在家與離家、長大與不長大有關。(頁 187)研究者發現紐伯瑞文學獎作品中，這些涉及種族歧視議題的文本，其處於離散情境的移民也能套用「在家／離家／返家」此一模式。

第一個「在家」的「Home」，指的是移民者的原生土地，《閃亮閃亮》書中主角凱蒂的父母都出生於日本，從故事中不難發現他們保留了日本的傳統年節、書法和儀式，日本對他們而言如同母親一般，即使他們離開日本到達

異地美國，這條聯繫的臍帶永遠不因遠離而斷裂。另外，《龍門》、《龍翼》的主角和親戚全都是從中國遠渡重洋而來，大夥兒群聚在一起生活、共同工作，中國是他們的原鄉，書中人物以喝酒、抽鴉片或耽溺於賭博只爲了逃避鄉愁，故鄉對他們的影響可見一般。

《幸運小銅板》的義裔家庭來自義大利，文本中瀰漫著義大利熱鬧的家族氣氛，也許因爲義裔的身分而遭受歧視，但義大利仍是母國。即使是《海蒂的天空》裡從未離開美國國土的海蒂，一開始來自愛荷華州，此處也成爲她前往西方墾荒時，往返家書的目的地。另外，人物之一的卡爾則是從原居地德國而來，《黑色棉花田》中上一代的黑人原來的家鄉是非洲。這些家園對離散者而言，是他們寄予思鄉情愁的目的地，也是難以割捨關係的原生家園。在家，意味他們未離開家園時的狀態，那是既熟悉又富有安全感的，彷彿在母親的懷抱中，再大的風雨也有人爲自己擋風遮雨，是家園給予的安全和歸屬感。

「離家」，指的是從家園走向世界，文本的落腳處不約而同選擇美國，離開熟悉的原生土地，轉而選擇一條離家冒險的崎嶇小徑——移民並不是爲了追求離家的刺激感，而是前往新大陸去追尋理想，讓他們甘於處於異域，勇於嘗試冒險，可以說離家是爲了找尋一個更好的家園。

《閃亮閃亮》一書並未明確提及離家的理由，但從前後文不難判斷出，主角父母親決定離家是爲了一份更好的工資，追求更安定的生活。在離家的過程中，文本人物所遭受的待遇不比在自己家鄉時，《閃亮閃亮》中有寫實的描述，由姐姐琳提起，當他們出門買東西的時候，有些人不跟媽媽打招呼，她也注意到父母的朋友都是日本人，那是因爲其他的人都不願意和他們來往，那些人認爲她們像是擦鞋墊，或者像螞蟥之類的東西。(頁 61-62)透過孩子眼光所觀察到的大人世界，才十幾歲的孩子也能了解到種族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因此，他們到餐廳永遠只能叫「打包帶走」的食物，因爲餐館的告

示牌上寫著「有色人種後面用餐」。離家後的離散感從環境、從人們的眼光、從互動中源源不絕的湧來。

《龍門》、《龍翼》裡主角的父親離家是爲了家人，也因為中國當時惡劣的大環境，讓他們離鄉背井移民到美國。中國人以超時的工作換來比白人低廉的工資，在家鄉表面風光的他們，只能把在異地遭逢的苦難往肚裡吞，爲提供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讓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自己卻得在異鄉忍受獨在異鄉爲異客的孤獨、孑然一身，唯一富有的是離散感如影隨形。

《幸運小銅板》也有部分提及。小銅板的父親弗萊迪在義大利出生，兩歲的時候才來美國。因爲法盧奇爺爺沒有把手續辦完成，所以他和母親諾妮並不是公民。弗萊迪去申請公民身分時，戰爭爆發了，所以他們得去登記成『敵國僑民』。他們要拍照、按指紋，這類的事。對在美國的他們來說，義裔逃脫不了敵國僑民的身分，還被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但卻難以在異地得到平反，不免發出「人在異鄉，身不由己」的不平之鳴。

《海蒂的天空》敘述海蒂離開愛荷華州獨自前往西部墾荒，期盼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塊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園，她選擇離開原來寄養的家庭。雖然她十六歲的年紀、性別受到他人的質疑，不過來自德國的鄰居卡爾對她伸出援手，這位友善的鄰居卻因爲敵國僑民的身分讓他和家人飽受威脅，所有一舉一動都遭到鄰居的監控，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指控叛國。

這種離散感同樣發生在《黑色棉花田》，然而卻和其他文本截然不同，黑人的離家是白人造成的。雖然一家人團聚在同一塊土地上，但白人對黑人不友善的對待，讓「在家」如同「離家」般冒險，身在家園卻猶如處於異地一般，鎮日充斥在離散和惶惶不安的離散之中。奴隸解放戰爭後的三十年，白人仍覺黑人們來自非洲，且自認自己才是土地的主人，《黑色棉花田》中的黑人即是在這種被他人觀看的情境下產生離散感，形成彷彿「離家」的錯覺。

綜觀這些文本的「返家」，返回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家，歷經離散和疏離

的考驗、重要人物的死去，引起主角對家園意義有一全新體認，不再強求「落葉歸根」，轉而興起「落地生根」的念頭——在異地起家。

《閃亮閃亮》從姊姊琳死去之後，重要親人的死亡讓全家人重新審視自己，家庭氣氛漸漸開始變化，原本逆來順受的日裔父親居然起而反撲。原本只求一份養家糊口工作的父親，不管什麼事、什麼人，他都會容忍。但他終於對不公平的事有了不一樣的反應。(頁 230)以及爲了穩定的工作而從不想插手多事的日裔母親，也對工會投下關鍵的一票，幫助其他家庭。凱蒂說：琳過世前，日裔母親願意爲自己的家庭盡心盡力，但不見得會花上多少心力去幫助其他的家庭。她會轉而支持工會，都是因爲琳的死。(頁 260-261)從主角凱蒂的敘述不難發現，姊姊的死去對全家人來說，心裡或家中都突然空了一個位子，帶給家人除了悲傷還有改變，面對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從消極轉而用積極的態度去爭取，藉由對周遭人的關心，轉移悲傷也走出傷痛，從一天到晚流眼淚到看著照片想念過去無數歡樂回憶，由「關懷」來填補心裡的空缺。

應該向前走時就向前走。《閃亮閃亮》最終返回的是一個少了重要家人的家園，琳的死去是轉變的關鍵，文本情節也在此急轉而下。這個家在變動過後留下微妙的變化，面對外界的不平等待遇開始予以反抗，在此過程中，全家人都有所轉變和成長，覺知到要以樂觀正向的態度，將世界看成一個閃爍晶亮的地方。句中的「世界」其實就是他們的家，這個家雖偶有風雨也有爭執，即使這個世界每天都充滿蟋蟀的鳴唱、烏鴉的叫聲與風聲，卻也處處都是驚喜。

《龍門》裡也涉及重要他人的死去的火狐舅舅爲了救癩皮而犧牲生命，對癩皮是一大打擊，因爲他才剛重新認識舅舅的勇敢和謙虛，卻馬上失去了心目中的英雄。癩皮捨棄與父親一同回中國的機會，決心要尋回舅舅的屍體，並將舅舅的骨灰送回中國入土爲安。在尋找舅舅屍體的過程中，癩皮卻體認

到「回家不見得更好」，此處的「家」指的是中國，當時中國正處動亂時期，回到中國並不見得更好，雖然有機會回到中國，癩皮卻還是決定以別的方式來紀念舅舅——繼續完成舅舅偉大的使命改變世界。

因此，《龍門》返回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過去的異地——美國已成為家園，癩皮希望留下來印證美國是不是符合舅舅的期待。此時的家園、異地的界線已經模糊，也證明家園的意義是持續變動的。

同樣以中國為寫作背景的《龍翼》亦是如此，最後月影和父親選擇把母親接來美國團聚，而不是回到中國共同生活，如月影所說，他終於發現自己的「金山」，其實不是真正的金塊，而是他認識的人和所結交的好朋友。原本疏離陌生的恐懼，隨著惠特婁太太及羅萍給予的關懷和溫暖，漸漸拉近心中對金山的距離，最終決定在美國建立家園。

《龍翼》裡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早期第一代移民返鄉的渴望：那時唐人的墓園還不是永久的，因為唐人希望死後能落葉歸根，葬在家鄉。可是有時人死了之後要拖延好幾年，屍體才能運回家鄉。因此要找一個暫時的墓地埋棺材。(頁 179)對老一代的移民而言，出發是爲了更好的生活，早日能衣錦榮歸回到鄉里，不論走了多遠，「回家」都是最終的目標。正如墨西哥詩人帕茲 (Octavio Paz)所言，我們因有身體才有自我，對於這個身體，都有著一份懷舊的心情；對於身體之所來自，而死後又將回歸的土地，也同樣有著一份鄉愁。

¹¹⁶即使由於身不由己無法回家，家鄉也讓他們魂牽夢縈。

然而在新一代的移民中，有許多是費盡心思謀求在異地生存和居留，如同《龍翼》中的月影，「回家」不是他們最後的目的地，「留下」才是最終目標。

《幸運小銅板》義裔的身分讓小銅板的父親身陷囹圄，也使小銅板必須面對同學不友善的對待，文末小銅板終於能接納媽媽與送牛奶的穆勒根先生

¹¹⁶ 《族群》，頁 82。

結婚，從一開始抗拒到接納，要習慣家裡有新成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至少穆勒根先生搬進來之後，家裡多了一個會修馬桶的人。媽媽也敞開心胸重新接納小銅板生父那邊的義裔家人，擁有兩個家族和一個新爸爸的她是幸運的。這是小銅板所返回的新家園，接近心目中天堂的模式，兩個不再有芥蒂而且互有來往的家族，還有眾多疼愛她的家人。

返家還象徵著一種「轉變」，它可能是體悟、領會，在經歷一些波折、冒險之後。例如小銅板在故事尾聲時，她說：

有時候我還是會想到天堂。最近我對天堂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
我想要說，我們就像是一張圖畫明信片，一個諾門·洛克維爾所畫的尋常家庭；但是這些並沒有發生，我們只是繼續以前相處的模式，不過不知怎麼一切都沒事了。(頁 339)

在她手臂受傷、父親死亡的謎解開以後，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樣了，而且，兩家人的互動變得更好了，雖然一切並不如小銅板想像的天堂般美好，但世界起了一些微妙變化，有了某種進步。

同樣是找尋新的家園，在《海蒂的天空》裡海蒂最後終於擁有自己的家園及家人。接受墾荒挑戰之後，前往蒙大拿的那一刻，海蒂從狼點火車站嗅到了「家的香味」、她的歸屬，從墾荒開始，海蒂期待三年後的自己能擁有新的人生，她將不再是四處為家的海蒂，靠著親戚接濟才有地方住，而是擁有廣闊天空、擁有家園的海蒂。然而墾荒失敗的結果，海蒂仍然認為：蒙大拿確實信守承諾。在草原上的那一年，她確實找到了一個家。她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家，也在別人心裡找到了家。(頁 341)此時的家園並非實體，海蒂從墾荒過程中獲得的是歸屬感，家園認同在此時已不再與血緣、種族相聯繫。

《黑色棉花田》描寫祖孫三代的故事，三代分別象徵「在家／離家／返

定」三種模式。第一代的爺爺歷經奴隸時代，認為土地(Home)是生活的依靠，最大的夢想就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於是從白人手中購得兩百畝的土地，第一代所代表的是「在家」模式，展現對家的依戀，面對白人心生畏懼卻不敢反抗。

第二代的父親因為工作需要而常常「離家」，當凱西問父親：為什麼他一定要離開家，為什麼要為了土地這麼的辛苦。他回應凱西：看看這一片土地，它們全是妳的，妳永遠不需要依賴別人生活。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踏實感覺，妳現在還不能體會，等妳長大，就會明白了。(頁 19-20)第二代的父、母親及叔叔開始聯合村裡的黑人一起反抗，展現「離家」時的冒險患難。

身為第三代的主角凱西，一出生就擁有土地，家中的大人提供他們安全無虞的家的環境，以及一大片的土地。

「返家」返的是一個全新的家，這個家園不再是「在家」模式的家鄉，離家後移民在異地落地生根，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落葉歸根不再是他們唯一的追尋，新一代的移民者從家園走出，散落到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歷程是離散而艱辛的，但成立新的家園讓他們有了歸屬，一開始的離家和最後的返家地點不同，人生也就此改變。兒童文學文本在離家／返家之間有很多著墨，卻都不離成長和啓蒙的基調，它傳達給觀看者——兒童正向的力量，其企圖顯著。

在此模式之下的「家」，對離散者而言，並非只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概念，它更多時候代表了離散者所嚮往的生活、所追尋的夢想，是可以讓其精神安適的所在，從家園出發走向世界，對新一代的移民而言，家園即世界，他們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角找到家園，以自己作為一粒種子，著落處便是根，便是家園。他們已超越了故鄉和異域的對立，發掘出新的家園內涵，家園的概念已經發生變化，產生新的意涵。家園其實既是實際地緣所在，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其中一站。

第四節 無處是家處處家

移民的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他們離開家，離開一個國家進入到另一個的國度，然後重新起家。然而，隨著交通日益便利，對許多人而言，這樣的經驗漸趨平常。

究竟家的意義為何？貝爾·胡克絲(Bell Hooks)認為：

家的意義本身會隨著去殖民化、基進化而有所改變。有時候，家是烏有之處(nowhere)。有時候，我們所知的家只有極端的疏離和異化。於是，家不僅只是一個地方。家是許多區位。家是能夠促進多樣而不斷變化之視角的地方，一個我們可以發現看待現實的新方式的地方，是差異的邊境。¹¹⁷

在當代世界，家已經不是一間廝守終生的溫室，而是變動不居的驛站。離散的脈絡終是不離「家」的神聖光環。

然而，臺灣旅美作家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中卻說：

臺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裡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臺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¹¹⁸

¹¹⁷ 轉引自《性別、認同與地方》，頁 127。

¹¹⁸ 白先勇，《驀然回首》（臺北市：爾雅，1978），頁 167-168。

究竟何處是家？或許作家白先勇也難以言說，一個具有家的形體，一片遮風避雨的屋簷，一棟堅固耐摧的鋼筋水泥，但是缺乏愛、沒有感情、少了依戀的地方，卻不一定是家。家也可能是任何地方，對《幸運小銅板》來說，家是充滿食物香味的地下室，溫馨和關心永遠環繞著彼此；仰望《海蒂的天空》，那塊貧瘠卻溫暖的荒地，幫助海蒂實現自我理想的土地就是家的所在；在《黑色棉花田》，那片能提供溫飽的棉花田土地，讓家人凝聚團結的也是家；走過《龍門》，那些虎山裡共同扶持、患難與共的朋友，也提供了家的支持；躍上《龍翼》，唐人街裡不分血緣、不分膚色的親友，也讓家的感覺成形。何處是家？只要有愛、有歸屬感，處處都能為家。

在這些涉及種族歧視的紐伯瑞文學獎作品中，大部份都透過歷史呈現出移民過程的艱難，試圖重現過去移民的華路藍縷，並以文本為弱勢族裔發聲，書寫種族歧視或衝突的情節，寫下被隱藏的歷史，部份文本不再以弱勢自居，例如《閃亮閃亮》、《黑色棉花田》、《龍門》，人物對於不平等遭遇，採取一些反擊或對抗。所有文本也都跳脫陳訴移民的悲苦，透露出更多謀求生存的希望，為了經濟、為了能在新大陸上生活得更好，移民努力調整、適應，即使種族的差異、衝突在文本始末依舊存在，但他們仍在差異間尋找自我存在的空間，這是所有文本呈現出的希望。作者在呈現歷史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曝露許多人性的陰晦面，人性的自視甚高、貪得無厭、欺善怕惡……等，或許在兒童文學中書寫人性的善良，也不避諱談論人心醜惡的一面，善惡並呈，才能讓小讀者能判斷是非，並從中體驗人生的真實。

另外，也許因為敘述對象是兒童，這些文本不約而同以兒童、以第一人稱作為觀看視角，這些兒童與作者本身同樣都是移民後裔。由他們來觀看、敘述第一或第二代移民遭遇的艱難、離散以及認同危機，但巧妙的是，隔代之間，除了溝通上的鴻溝、移民經歷的不同、年齡的差距，出生的地點和受的教育也都大相逕庭。如此的差異，多少造成了觀看上的距離。

第一代移民與後代對於「返回」的想法就存在差距，大部份的第一代移民在多是抱持著嘗試的心態移民，他們大部份都是男人隻身赴美，並且打算返回原鄉，從未想過要永久定居在新大陸，因此語言、文化或是成為公民，對他們來說並不是首要之事，早期的義大利、中國和日本移民都有這種特性，所以無法完全融入異地或被現處國家接受，但是，落葉歸根、返回原鄉是他們最終的盼望，而且依靠族群聚居以維持與家鄉的關係。

而移民後代大多在美國出生，自小接觸的環境及週遭的人事物就是美國，即使不是出生在美國的後裔，他們在離開原鄉之後，原鄉已成為記憶中的「彼時彼地」，美國則是「此時此地」的家園，原鄉只能留待回憶。移民後代對於原鄉的印象或依戀遠不及第一代移民，他們並無「返回」的意圖，但是與原生地的關係卻無法切斷，促成的原因可能源於他人的認同，留下來創造新文化、開創未來已取代「返回」，「落地生根」成為移民後裔最佳寫照。

身為第二代移民的作家劉柏川，在談到自己第二次「去」中國的經驗時，他並沒有想像中移民之子應該會有的「歸鄉」激情，也少了覺得自己終於回到同胞中間的那分感動，¹¹⁹中國唯一讓他感到熟悉，有「回家」的感覺的地方是上海，因為上海是個半東半西的城市，它是混合體、創生物、變種——如同美國一樣。由此可知「返回」對移民後裔而言，原鄉已成為異地，美國才是原鄉，家園的位置產生互換，家園和異地之間界線已經模糊。

當從未去過原鄉的移民後裔書寫原鄉時，他們的書寫往往逾越了真實，當原鄉被凝視或書寫時，作者有距離的凝視，其實是嘗試去確立或者說是誤立，重新定位、移位或者是在虛擬原鄉，作者以文字來接近原鄉，看到的其實是自己的家國想像，如果說他們書寫歷史、追溯記憶，倒不如說是更強調了自身的邊緣化。

隨著對原鄉的記憶深淺而變化的，還有身分認同問題。第一代與後代移

¹¹⁹ 《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 ABC 的成長心路》，頁 135。

民的身分認同也全然不同，相同的是，不管是第幾代的移民，他們的身分認同都是處於變動而且是複雜的，在不同的情境、環境或面對不同的人、族群時，身分的認同也隨之轉換。

也因此，移民與離散產生關聯。身分認同的變動性和家園的不固定性，在這些文本中也多所描述。研究者將文本以「在家—離家—返家」模式觀看，自是印證家園的不固定性，離家是冒險、危險的，卻是為了尋找更美好的生活，最後返回的也不再是原本離開的地方，異地作為家園是文本共同呈現出的現象，而且最終的主題都回歸到家庭，突顯出家庭對移民的重要性，從移民在初來乍到時，選擇聚居就能發現他們對家庭和家族的依賴，家庭的正向支持力量，陪伴移民度過難熬的移民歷程。在這些文本中總會出現一些難關、考驗，無論是種族歧視，或是重要他人的死去，這些安排無疑是更聚焦於家庭，描寫透過家庭的支撐，他們才得以跨越和面對。

家，一直是少年小說常見的題材，這幾本紐伯瑞得獎小說也不例外，呈現出對家的嚮往和依戀。張子樟在《海蒂的天空》一篇以〈家的召喚與嚮往〉為名的書序中，談到：

「家」是一個深受作家喜愛的少年小說題材……故事中動人的描述都是家人或家族之間的互動或糾葛，繞著「愛」這個重大主題而演繹擴充。畢竟，「人間有愛」的境界是一般人所嚮往、所追求的，而愛的起點往往是「家」。¹²⁰

除了家庭，這些文本也都涉及到「愛」，家庭之愛、族人之愛、朋友之愛……，豐富了文本的可看性，也減緩了種族衝突的黑暗面，「善」的演示和追尋仍是文本書寫的主要目的。

¹²⁰ 《海蒂的天空》導讀。

在張子樟為《海蒂的天空》所寫的書序中，曾提到 2007 年獲得紐伯瑞文學獎的三本得獎作品：《樂琦的神奇力量》(*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幸運小銅板》與《海蒂的天空》都以小女孩為主角，這三位早熟懂事的小女孩最關切的是追尋一個更好的家。而「追尋一個更好的家」的主題，其實能套用在這些涉及種族衝突的紐伯瑞兒童文學獎作品當中，《幸運小銅板》父母雙方的家族一起走出義裔父親死因的陰霾，根除心中的芥蒂，當小銅板迎接新爸爸的同時，義裔家族也給予真心的祝福；《海蒂的天空》墾荒生活中，海蒂終於找尋到屬於自己的家；《龍翼》最後終於將母親接到美國同住，一家人團聚，在美國展開新生活；《黑色棉花田》對抗白人也是為了擁有安定的生活、安全的家園；《閃亮閃亮》父母努力賺錢，最終也是為了給家人屬於自己的家。離家的目的都在於尋找一個更好的家。



第陸章 尾聲

魯西迪在〈想像的故國〉(‘Imaginary Homelands’)一文中，對於流落異地的作家其認同問題，及其左右逢源又左支右絀的處境，有如下的說法：「我們的認同既是複數的也是片面的。有時我們覺得自己橫跨兩個文化；有時我們又兩頭落空。」¹²¹身處雙文化夾縫的美國籍移民後裔作家，在成長與創作過程時時要面對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問題。

然而，這些作家書寫遙遠的原鄉文化，透過「想像社群」的方式，想像一群不熟悉的群體的存在，藉由書寫與記憶，他們對自我族裔開始重新思考，在創作過程對於原鄉文化與移民歷史有進一步的瞭解，進而由理解至認同，接納自我身分，不論是作家本身或文本人物對於跨文化的雙重身分，都已成為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從接納進而產生新身分的認同，並在文本中謀求族群和諧共處的生存模式。

在離散、家園、美國夢或身分認同的意涵，有一不變的共通性，那就是「變動」。離散的意義從一開始指稱猶太人的流亡，至今被運用至移民的遷徙經驗，離散也被視為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移民跨越文化的身分令他們產生新的視野或雙重視角，離散的意義隨歷史演進已有所改變，不再與受難者、悲苦形象產生聯結。

而家園的意涵也有所改變。移民離開原鄉抵達異地(美國)，並且選擇在異地重新建立新的家園，如《龍門》、《龍翼》，一開始雖抱持著落葉歸根的暫居心理，但最後都選擇了留下來，在「此時此地」的美國建立家園，而原鄉已成為「彼時彼地」的故居。這些紐瑞伯文學獎作品中，都隱含著家園的概念不再受限於一開始所在的地方。

¹²¹ 轉引自單德興，〈華裔美國文學裡的中國形象〉《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4)，頁 20。

美國夢鼓舞著移民前仆後繼的橫渡惡水前往美國，也是這些移民後裔所書寫的文本裡所蘊含的精神。如：《黑色棉花》嚮往「人人皆有自由，人人機會均等」的美國夢，期盼有朝一日，黑人與白人能真正的平等；《龍門》、《龍翼》將美國比喻為金山，為了謀生、為了發財的美國夢而來到異地；《閃亮閃亮》裡也透露出美國夢，希望變得有錢，買下一棟能養狗、養貓的好房子；(頁16-17)《海蒂的天空》裡的主角也為了能有更多的機會，而前往美國西部墾荒。在這些與金錢、物質產生關聯的美國夢，最後都隨著「落地生根」的觀念，而轉變為在美國建立家園。

身分認同亦如是。從接納到融入，從融入到認同，身分認同處在複雜的動性，如何定位自己與過去息息相關，一個無法避開別人異樣眼光的夾縫人，身分認同與他者、社會互動有關，認同是一種「轉化，成為什麼」(becoming)的變動過程。

然而，在所有變動當中，不變的是這些文本共同的主題和特色。以「家庭」為出發點，圍繞著「愛」為主軸，是這些作品共同的特色。《閃亮閃亮》一家人努力打拼，希望能擁有一個理想又穩定的家園；《海蒂的天空》海蒂從墾荒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家庭，也從他人的幫助中體驗到愛和歸屬；《黑色棉花田》全家齊心合人共同對抗白人的欺壓，充斥著愛和凝聚力；《幸運小銅板》幸福的小銅板同時擁有兩個不同族裔家庭，最後還有新成員(新爸爸)加入，多了一個愛她的人；《龍門》和《龍翼》的中國人都是為了家庭，而選擇離開家鄉到美國打拼，家人的支持讓他們度過難關、實現理想。

美國，則是這些文本共同選擇的場景，在這多種族聚集的舞臺，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曾是許多人對於美國的觀感，深刻的說明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為了實現夢現而定居於此，多元的種族文化在這個城市相互交融的情況。當時的美國企圖同化外來族群，種族歧視和互斥的問題仍難以解決。近來「大熔爐」一詞慢慢被「沙拉碗」(salad bowl)所取代，在保有、發展

獨特文化下融入美國社會，而非選擇捨棄自己的文化、語言，在沙拉碗中展現自我特色，混合的沙拉料理更能好好品嚐不同的口感與味道。或者又如《海蒂的天空》裡派瑞麗以「拼布」所做的比喻，拼布就像交朋友，有時候，越是不一樣的布，越是不一樣的人，擺在一起才更完美。(頁 180)五顏六色的拼布被(或稱百納被)，象徵著美國各色人種共存於美國土地，各族群將固有文化保存並發揚光大，美國融入許多移民文化，就如同拼布被一般，有多元組合的可能，而每一塊布、每一種族群的特色都是不可消失或抹滅的。

嚴格說來，我們都是「地球」的移民。如同飛散的種子一般，移居到某地落地生根，也在地球上旅行著、流動著，選擇一處落腳之處就地安身而居，在此一生中免不了移動，無論是近距離或是離距離的位移，或多或少都曾擁有離開原鄉到他鄉的經驗，短暫的駐足或永久的停留，世界流動的人口越來越多，而這些人每天都得面對兩個問題：「你從哪裡來？」、「哪裡是你的家？」全球人口的移動，使固定的疆界成為離散的網絡，全球疆界正邁向「去疆界」(deterritorialization)¹²²的情境，世界的界線慢慢被抹平，個體必須在不斷流動的建構過程中形成自我，如何在這流動的歷程中認清自我，找到屬於自己的身分認同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¹²² 《關鍵詞 200》，頁 75。這個辭彙多半用來形容「後現代」情境下，認同和意義的流動性，去疆域也就是人在後現代氛圍的環繞下，其離開中心與家園的一種游牧行為，是一種去除國家與身體具體疆界的現象。

參考書目

壹、中文書目

研究文本

Holm, Jennifer (珍妮芙·賀牡)著。李琬琪譯。《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臺北市：臺灣東方。2007。

Kadohata, Cynthia (辛西亞·角畑)著。張子樟譯。《閃亮閃亮》(*Kira-Kira*)。臺北市：臺灣東方。2006。

Larson, Kirby (克比·萊森)著。丁凡譯。《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臺北市：臺灣東方。2008。

Taylor, Mildred (蜜爾德瑞·泰勒)著。莫莉譯。《黑色棉花田》(*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臺北市：智茂文化。2000。

Yep, Laurence (勞倫斯·葉)著。葉美利譯。《龍門》(*Dragon's Gate*)。臺北市：智茂文化。2000。

____。葉美利譯。《龍翼》(*Dragonwings*)。臺北市：智茂文化。1995。

參考文本

Carter, Forrest (佛瑞斯特·卡特)著。姚宏昌譯。《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臺北市：小知堂文化。2000。

Schmidt, Gary D. (蓋瑞·施密特)著。吳宜潔譯。《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s*)。臺北市：臺灣東方。2009。

Tan, Amy (譚恩美)。于人瑞譯。《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臺北市：聯合文學。1990。

Orwell, George (喬治·歐威爾)。林凱慧譯。《動物農莊》(*Animal Farm*)。臺北市：人本自然文化。1999。

理論專著

Anderson, Benedict (班納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臺北市：時報。1999。

Barker, Chris (巴克爾·崔斯)。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臺北市：五南。2004。

Benjamin, Walter (華特·班雅明)。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臺北市：博創印藝。1998。

Boehmer, Elleke (博埃默)。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香港：牛津大學。1998。

Fanon, Frantz (弗朗茲·法農)。陳瑞祥譯。《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臺北市：心靈工坊。2005。

Huntington, Samuel (賽繆爾·杭廷頓)。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Who Are We?*)。臺北縣：左岸文化。2008。

Isaacs, Harold R. (伊薩克·伊羅生)。鄧伯宸譯。《旅群》(*Idols of the Tribe*)。臺北縣：立緒文化。2004。

Kalra, Virinder S 等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Diaspora and Hybridity*)。臺北縣：韋伯文化。2008。

McDowell, Linda (琳達·麥道威爾)。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市：群學。2006。

Nodelman, Perry (培利·羅德曼)。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市：天衛文化。2009。

Schlesinger, Arthur (阿瑟·施勒辛格)。馬曉宏譯。《美國的分裂：種族衝突的危機》(*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臺北市：正中。1994。

Wittgenstein, Ludwig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尚志英譯。《哲學研究》

(*Philosophica Investigations*)。臺北市：桂冠。1995。

Wong, Shawn (徐忠雄)。何文敬譯。《天堂樹》(*Homebase*)。臺北市：麥田。

2001。

Woodward, Kathryn (凱薩琳·伍德渥)。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臺北縣：韋伯文化。2006。

中文專書

白先勇。《驀然回首》。臺北市：爾雅。1978。

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臺北市：擎松圖書。2004。

____。《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臺北市：擎松圖書。2003。

李有成·王安琪主編。《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市：書林。2006。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李喬文學評論》。高雄市：派色文化。1992。

呂理州。《明治維新——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臺北市：遠流。1994。

林立樹。《美國文化史——民主與平等》。臺北市：五南。2005。

張子樟等著。馬景賢主編。《認識少年小說》。臺北市：天衛文化。1996。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臺北市：小魯。2007。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市：麥田。1995。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7。

陳之藩。《陳之藩散文集》。臺北市：遠東圖書。1978。

陳靜瑜。《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美國華人社會史論文集》。臺北縣：稻

鄉。2003。

——。《美國族群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

程超澤。《社會人口學》。臺北市：五南。1995。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市：麥田。2000。

——、何文敬主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4。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臺北市：五南。2005。

廖炳惠。《關鍵詞 200》。臺北市：麥田。2007。

劉伯驥。《美國華僑逸史》。臺北市：黎明文化。1984。

劉柏川。《偶然生為亞洲人：一位 ABC 的成長心路》。臺北市：天下遠見。1999。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臺北市：萬卷樓圖書。2001。

嚴歌苓。《扶桑》。臺北市：聯經。1996。

學位論文

陳佳秀。《葉祥添小說中華人形象之自我再現》。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蔡蜜鯉。《析論李潼少年小說中的「生命漂流」》。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劉忠岳。《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期刊

王智明。〈回歸想像／想像「回歸」：張婉婷電影裡的離散政治〉。《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1 期。2006。

李秀娟。〈族裔作家的文學自由：辛西亞・角畑的訪談〉。《中外文學》：第35卷第1期。2006。

李其榮。〈整體性和多樣性的混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2期。1997。

李喬。〈文學與歷史的兩難〉。《台灣文藝》：100期。1986。

喬以鋼、劉堃。〈論北美華文女作家創作中「離散」內涵的演變〉。《南部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07。

黃心雅。〈創傷、記憶與美洲歷史之再現：閱讀席爾珂《沙丘花園》與荷岡《靈力》〉。《中外文學》：第33卷第8期。2005.1。

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六期。2007。

貳、英文書目

Adams, James Truslow. “*The Epic of America*.” LaVergne: Lightning Source Inc. 2001.

Kitano, Harry H. L. “*Japanese Americans*.”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69.

Lacan, Jacques.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參、網路資源(依引用順序排列)

The John Newbery Medal. 2009/02/18.

<<http://www.ala.org/ala/mgrps/divs/alsc/awardsgrants/bookmedia/newberymedal/aboutnewbery/aboutnewbery.cfm>>

The American Immigrant Wall of Honor. 2009/08/05.

<http://www.wallofhonor.com/wall_of_honor.asp>

Home Page of Cynthia Kadohata. 2008/09/05.

<<http://kira-kira.us/cyn.htm>>

Mississippi Writers Page. 2008/09/26.

<http://www.olemiss.edu/mwp/dir/taylor_mildred/>

阿拉巴馬罷車運動。2009/08/09。

<http://americancorner.org.tw/AmericasLibrary/category/page/aa/activists/king/bus_1.htm>

American Information Web. 2009/03/22.

<<http://usinfo.org/PUBS/AmReader/p405.htm>>

The Institute on the American Dream. 2009/08/10.

<<http://www.pserie.psu.edu/academic/hss/amdream/amerindx.htm>>

